

文海披沙序

昔稱齋澣知今高仲舒知
古身世之博雅通人鮮能兼
濟以彼非松喬而曙上代墮戶
編而通邀喬自非得芑經籍
博采詒俗朝帷不卷。夜榻

幾穿安能涉彼津要蹇其
芳藻者哉起部詠君在松起
自晉安蔚為名士亦元六史學
不局於方體既博既精識類
遍於流略凡所綴述余嘗得
而卒業焉莫不發言而宮商
應投莛而綺緜錯其下茲諸
作業已超七子而騁轡為八閩
之先鞭矣乃其裨編小史六復
遇物成書燦然指掌抑可盛
也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
中而屬余為序余涉獵一

二若遊元圃而得夜光汎滄溟
而覩明月品藻系於朱紫囊
括埒於羽陵誠洞心駭目之觀
非僅一會稗叢殘為小說之
靡而已余謂研味此編者三
益焉蓋彈力錯綜隨方滌瀝
即皇覽要畧未易擬倫而秘
府太常靡不摭摭可以抄
羣主之衷望果能之腹
一也古典人所屬心而時多罕
或載筆乃遇見警觀無不
疏記可以備當代之文獻廣

方來之耳目二也。語怪微奇，
曲士所絀，而窮幽函括，弄罔羅，
不遺微，應感之不虛，激中人，
之為善，不藉弼刑，默禪王，
教三也。此非法，法高，餘齋，涵今，
茹古，挾寶，寶雖之多，識，執，廢，
龍之奇，鑒，何以辨，此且，泰，只，著，
作，率，以，適，意，為，宗，注，心，典，要，
不，以，繁，詞，為，貴，性，掘，井，可，以，及，
泉，披，沙，曰，而，得，寶，在，觀，者，若，
求，之，而，已，余，也，開，筵，筍，以，擬，心，
神，持，涓，塵，而，測，海，嶽，雖，懸，益，

者之數當附同之之類、序
簡編寄其何止云尔
萬曆辛亥交經秋澹園居士
焦竑著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一

- | | |
|--------|------|
| 秦淮海語 | 人幸不幸 |
| 武人能詩 | 文人妬忌 |
| 論衡相背 | 漢時四諱 |
| 鬼憎學問 | 文士苦心 |
| 焚書坑儒有本 | 異域君臣 |
| 賈誼 | 劉媪 |
| 湖目 | 水在天外 |

秦繆

項索

將無同

姓名杜撰

崖蜜

書不可妄改

雞骨支林

有指不至

融結

曹娥碑

版築

宋人釋書

宋禕

狼

蔡邕

避諱

髯奴詞

平陽公主

殿試角力

箇弁

平原君

龔遂趙充國

古人名姓

鵜梧丁

二千石

物有獨異

大樹將軍枯松太保

朱浚

鳳事二異

古人服善

又

為善為惡

暉目陰諧

吳異

卷之二

古帝王好尚

杜詩誤語

襲莊子語

窮困有命

自雨常雲

一丘一壑

郝昭韋孝寬

古人學專

高明不羈

優伶戲語

生不如死

論衡

薺芬

苗而不秀

鐵袈裟贊

詩話

蔡洪語誤

伊蘭

梁孝王

竊古人書

十二流

羹名

未藝有悔

花飛引

樵談塵談

劉向

董仲舒傅奕陳仲微

溫泉寒火

婦人能文

羶根

人與物交

詩識

左右袒

觴政

黃梁夢 二條

陶穀

張祿

一枝梅

鯢魚

狐刺

雞廉虎飽

兼官

千字文

卷之三

寢忌

五土

孕異

物類相伏

慕古人名

當司者迷

氏族

擇術

穆寧

盤古

婦人識鑒

司徒甲

相權

嘯旨

評量彼已

草異

雷擊人

釋常談

科場之法

智囊

筆墨官取太多

偶不以類

樹衣

夏雪夜日

芙蓉

谷聲

用筆之異

異蹟

歌姬乞食

食異

不妄稱人

武官不識字

取人以貌

畫病

文士當韜晦

定數定知

叅同契

物作人言

君相造命

報應之說

詩文書畫

卷之四

勿輕小事

心與肝應

龍虎經

却寒暑

西王母

詩文更易字面

發墓

相人之語

唐虞月建

四靈

論超三界

求放心喻

四少

天道難知

石異

名賢為時所崇尚

諂事宦官

老人貴人婦人

世事相反

句法相似

吾儒高於二氏

人情難易

見石以為伏虎

畫事非真

人以物重

壽

物性不遠

關王神

菜膾名

玉衣

身化

韓康伯張蕪

李固宋璟

書籍

成佛作祖手段

休官難事

化書

人君舉動不可輕

奸賊之報

微詞解紛

以地名物

六眼龜

異能

卷之五

木異

鳳州宣州

郭奕

物化

雨異

異名

師道

四豪

物異

郝氏

嚴武

問腹

副急淚

藝有至極

奴隸中可人

又

楊用修

又

禁酒

勞逸

巫讖不足信

體物之妙

崖公蚬斗

妖惑

風水

天開眼

龜不見碑

詩文人見識不定

阿堵寧馨

家諱

臘

張子野

歎乃

物有人心

潔疾

理之所無

宋興亡

相似而訛

胥山

白黑鬚

書名

三十六人

更鼓

禹穴

賜姓

三元

務多無用

鳳毛

卜筮

墮甌鼓盆

小人痛快處

前知

纏足

妬虐之報

篡賊之女

物封官

種動物

物類有親

因革失宜

卷之六

前身

門客

黃金

人與行事不類

反常之物

飲酒害事

詩文愈疾

喜鵲鸛鷓

天子別稱

借錢下禮

封陟

人身藏物

福有厚薄

人在塵埃中

災木

江州橐駝

紆在無意

詩文虎

妬婦遺害

畏物畏人

刑獄冤濫

人妖

竇氏五子

物聚必散

子弟好尚

論茶

愛官甚於生

木類有壽

宋孝宗事

不善自知

覓句營生

愈病

竒疾

盜可以德感

才不才辯

王孫公子

偽書

雲雨雷可食

五月五日生

小事不可忽

文人無行辯

得官失官

晉宋相類

有意無意

精騎羸卒

裴行儉惠遠

始皇馮道

物類相報

物有相反

寇萊公

矯鎮軍心

人不可廢言

神仙

吉凶無定

后羿子羨

古人之食

大臣德量

水神求物

神仙所謫

鏡

天於人厚

卷之七

毀祠毀佛

蘇長公命相

葬

戮姤婦

肉名

山資

人不如物

知味

男色

貧富相形

拾遺

石匠賢不肖

盛姬

物壽人夭

三字姓名字

晚達

蘇子瞻

大臣有壽

節省

所愛甚於生

托名

諂人無益

愛鵝

才士傲忽

口業報應

娶瞽女

祭古人

替代

大學士

用人

聚書

死生存命

牡丹花會

世俗之偏

改忌日生日

左手書

杜撰

食人

生易

申胥伍胥

晉乘檣杙

先絡

陶穀何郊韓璜

婦人拜跪

誥勅

一至十字

一日是兩日

西游記

既入其筮

富貴不樂

兄弟詩

奢僭之報

婢隸有見解

古今人心不同

都

多子

天人不遠

五弧

人日

泉異

婦人

硯墨紙筆

治病去賊

賢愚不係世類

影異

卷之八

藏書

食異

一字師

精思亭

夢

王涯

好名

知時

燈婢燭奴

明道雜誌誤

人與雷鬪

父母子弟

楊杲宗李偉

三代獄名

手口之異

詩賦

心同報異

異常之物有恠

中國媿於夷狄

白敏中

未藝不遇

尤物移人

守錢奴

服藥

人臣專殺

野史言

畫簾緒論

兩頭探

范質

戒殺

忽雷

涉世

賢士有助

龍虎

洗浴

曆日

姤婦

人不易知

抵鵲代薪

晚節不終

得名之難

義

執金吾

疑能生病

方朔恢諧有本

千古之恨

千里駒

八米

嗜魚

蜥蜴

禍無小

虎曳鳥析

二尺四寸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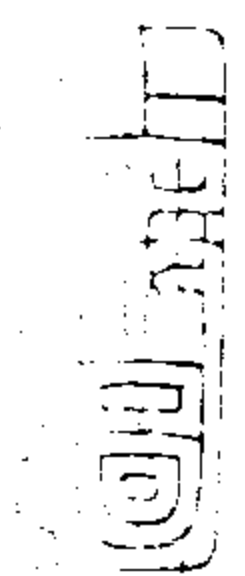
終古向藝

校讎

姚彪王修齡

以三號

文海披沙卷之一



晉安謝肇淛著

秦淮海語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期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為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過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

常廢於善忘嗟乎敗慧業者此二物也

人幸不幸

造物之所最忌者名也巖穴之士稿死衡門人不及知史不及載身名湮滅與草木同腐者衆矣唯美姝名妓一附筆端千古不朽如西施王嬙文君綠珠真娘蘇小鶯鶯燕燕之類不可勝紀非獨士人喜談樂道即村氓閨女無不知有若人者至於亡國孤臣流離節婦若孔子之所授軫伍負之所輟餐田橫兩客魯國二生失其名者往往而是人之幸不幸如此

武人能詩

古人武夫健卒皆能詩能文而不以學問顯項籍學書不成一生軍旅至垓下悲歌幾與易水爭衡樊噲鴻門宴上排闥禁中匆匆數語畫若夙構馬援知伏波將軍及城臯冷印文有誤張飛刁斗銘文法書法俱稱合作符堅老羝而有商風隕秋籥之句衛律金目不知書而為勅勒歌聲氣悲壯曹景宗競病兩語休文心服曹翰

以蟠花舊戟袍語得轉官此等學問皆從何處
得來豈非釋氏所謂夙根者耶

文人妬忌

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攒心衛夫人見王右軍
筆法而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鍾繇見蔡中郎
筆法拊心嘔血李白見崔顥詩有恨不搥碎黃
鶴樓之語唐柳信言聞蕭欽死屈一脚而跳連
呼曰獨步來獨步來至於馬融忌康成之能而
欲追殺之甚矣

論衡相背

論衡一書掊擊世儒怪誕之說不遺餘力雖詞
蕪而俚亦稱卓然自信矣至驗符一篇歷言瑞
應竒異黃金先為酒尊後為盟盤動行入淵黃
龍身大於馬舉頭顧望鳳皇芝草皆以為寔前
後之言自相悖舛此豈足為帳中祕哉

漢時四諱

漢時有四大諱一曰諱西蓋宅西蓋宅謂之不
祥今之住宅忌虎臂昂頭是其遺意也二曰諱

被刑為徒不上丘墓此諱今人無之但欲使人子孫體受全歸不令虧損其意善矣而非所論於無辜受刑者也三日諱婦人孔子以為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孔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踰月乃入今但賽祀及道流上章漁人下海則忌之餘不爾也四日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殺父與母今不諱也唐時三五九月不行刑曰三長月社日停針線今亦無之今人諱最多而其大者則正五九不上官初五十四二十三日出行月建日破日不舉事動作忌太歲所在然達者往往不忌亦無他患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遠歸觸忌則寄宿郵亭後竟死於非命當時以為口實近有一二縉紳拘忌之極每日出行宴會亦必擇方向吉利而禍敗更自不少膏肓之疾終不可醫

鬼憎學問

倉頡作書而鬼夜哭楊子雲作太玄有人語之

曰無為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王遠知作易
總雷電中一老人取去是鬼常憎人學問也李
廣勤學博物夢一人出于其身語之曰身是心
之神君過相役使是以相辭倉頡等之鬼殆類
是耶彼教長卿作大人賦燃藜天祿閣上及贈
王肅墨逼退之吞篆文者定竒鬼也

文士苦心

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楊
雄有夢腸之談曹植有胃反之論任末削荆為
筆剋樹汁為墨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太冲門庭
廁溷皆置筆研周太朴作詩屬思不續墜落坑
塹不覺朱詹吞紙寔腹抱犬而卧孫敬折柳寫
經睡則懸頭於梁鄭灼患熱以瓜鎮心便起誦
讀崔融為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覺王摩詰至
走入醋甕今人以鹵莽裂滅之學粗心浮氣剽
竊掇拾而妄意時名謂可襲取噫難矣

焚書坑儒有亦

秦之禍天下至焚書坑儒烈矣而不知實本於

商鞅變法之初鞅之言曰無以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勉農而不偷又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知慧者一人馬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又曰雖有詩書鄉一東家一員無益於治也夫重農抑商可耳乃并民學問而禁之豈欲愚其耳目而後驅之戰耶故又曰民愚則智可以王鞅之大旨若此是以始皇李斯襲而用之豈知有不讀書之劉項耶

異域君臣

晉李暉據涼州好尚文典書史有脫落者躬自補葺從事欲代之暉曰所以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耳其臣燉煌劉昞尤手不釋卷暉謂之曰卿注記篇籍白日宜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聖人猶不知老之將至昞何人斯敢不如此以異域之君臣值兵戈擾攘之

際而好尚如此亦足嘉矣固知雞林之購元白
高麗之乞歐書不足為異也

賈誼

賈誼出傳長沙人皆以絳灌為之也風俗通義
載劉向對成帝言是時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
位誼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踈遠遷為長沙
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關
茸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自
傷為鄧通所翹也乃絳灌諸公獨蒙譖賢之名
何歟宋景文云賈生智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
譖蓋指此而王浚儀困學紀聞以為考漢史無
鄧通事豈偶未之見耶

劉媪

史記漢高帝母曰劉媪媪者老媪之稱也注云
烏老反不過切其音耳近來村學究作小說謂
身為天子而母不免有烏老之稱至夢中與高
祖爭辯亦大憤憤

湖目

酉陽雜俎魏元翻泛蓮子湖庖人作血羹不就
令取洛水為之遂志清河王問之曰可思湖目
既散清河終不曉湖目之義以問房叔道曰湖
名蓮子藕能敗血故爾湖目猶言湖名也楊用
修執林伐山直以湖目為蓮子豈上下文意未
之深考耶

水在天外

抱朴子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
水也此語恐誤當曰水在地外天在水外貯水
而浮地者天也天一生水豈水之功用能過於
天哉

秦繆

古謚法穆與繆通用秦繆魯繆閔壯繆是也王
充論衡謂繆者誤亂之名應劭謂秦穆所為不
善故謚曰繆皮日休秦穆公論皆以繆為繆戾
之繆非也

項橐

項橐年十二而為孔子師聖人博學無常師即

學琴問禮問官皆師也符子記項託詆訛孔子之言文飾之詞也故皮襲美直以為無項託

將無同

晉阮宣子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將無猶言得無也意欲明其同而又嫌於徑言故為婉詞耳趙德麟侯鯖錄載坡公訓將為初竊恐未安郎仁寶以將無同為不同尤失語意謝太傅航海風急太傅曰如此將無歸舟人即承響回棹是也

姓名杜撰

古人姓名有正史所不載而旁家小說杜撰為之者後之人習而不察傳以為真如蒼頡姓侯剛氏神農母名女登帝摯字青陽許由字仲武鬼谷子姓王名詡彭祖姓錢名鏹孤竹君姓墨名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易牙名巫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莊周字子休杜康字仲寧漢高祖太公名熒字執嘉兄仲名喜項伯名纏四皓東園公園秉字宣明夏黃

公崔廓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角里先生
周述字元道蜀楊二孫名貴壺関三老姓令狐
名茂文翁名黨字仲翁甚矣人之好異也至河
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船神名馮身火
神姓宋名無忌月中人姓吳名剛東王公名傀
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灶神姓張名單字子
郭夫人字卿忌有女六人皆名察五岳四海之
君及夫人皆有姓名則神亦偽為之姓名矣至
於連山三墳則并其書而偽之矣孔子所為嘆
史之闕文也有以夫

崖蜜

蘇長公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
分甜崖蜜者蜂於石崖上作蜜晉陸士衡詩崖
蜜珠滿籃杜少陵詩崖蜜松花熟是也冷齋夜
話以崖蜜為櫻桃不知何據野客叢書亦宗其
說戴仲培鼠璞又引南海志有崖蜜子小而黃
殼薄味甘豈以昔人有枣子甜多時之說故必
求菓類以實之耶况蘇公性嗜蜜此尤一證

書不可妄改

古人書中語有本自平易而後人以意妄改者
春秋星隕如雨此常言耳而釋者改如為而有
何意義蘇秦寧為雞口毋為牛後此自諺語易
曉且韻亦叶而必改為雞尸牛從何其艱且晦
也落霞孤鶩自是綺語而釋者以落霞為飛蛾
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脯韻語也而必改
雨為兩殊費解釋借書一啣還書一啣此杜元
凱戒子書勿借人而引諺後人轉改為癡又改
為執為鳩愈改而義愈遠醉如泥此口頭語也
而必解泥為無骨蟲無恙者無憂患也而解恙
為獸名則齊后問歲無恙豈獸能食歲耶風馬
牛言風與馬牛遲速不相及耳而解為牝牡相
交天子呼來不上船本謂登舟也而釋船為衣
領小兒識字強作解事語不知適見笑於大方
也

雞骨支牀

王戎雞骨支牀注者不解所以後人讀者釋有

二義一云飲酒食肉所棄雞骨至可支牀一云瘦骨若雞僅堪支持牀上二說覺後者為長

有指不至

莊子曰有指不至有目不見世說客有問樂令此語者樂不復解但以麈柄閣几上云云柄至几上可謂至矣而復可提而去之則未為至也蓋有指則有形有形則可以至亦可以去惟無形之至莫能去之方為至耳今世說本作樂令肯不至者遂令人讀之茫不可解

融結

宋孝宗問王過曰李融何以字若川過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猶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悅世但謂過此對出於一時捷給之語不知元結實有弟名融字季川過之言自有本也

曹娥碑

世說載魏武過曹娥碑下讀黃絹幼婦題按曹娥碑在會稽中曹操未嘗南行至此何由得見

即劉孝標注亦疑此余按三國志演義中載操
征漢中時過蔡瑛亦見有碑刻云云此雖小說
於理為近足破千古之疑又按典略以為陳太
丘碑當亦以前事矛盾故更之耳不知黃絹語
出李北海曹娥碑當時下筆必有考據

版築

書曰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
間聖賢未遇自無常處舜不厭耕稼陶漁傅又
何以版築為諱宋人乃必釋築為居過矣

宋人釋書

古人文字使事亦有不經意語或隨俗語本無
深味者至宋人解釋旁搜遠引紛拏蜂起然竟
無一定之說如釋甘泉賦玉樹青蔥史記左右
袒漢書梁恩杜詩綠沉槍烏鬼等語皆數百言
令人厭蕙何益於事

宋禘

宋禘是石崇妓綠珠弟子一云妙子有國色善
吹笛晉明帝幸之疾篤以賜吏部尚書阮遥集

者世說稱為王敦妾後又屬謝尚不知一人耶
二人耶劉注宋禘亦詳則又失於深考矣按謝
尚又有妾阿紀善吹笛尚死守志為北中郎都
曇以計得之則阿紀之笛當是宋禘所教也

狼

禽獸中為人口實者多矣然皆美惡相半即狗
彘亦然惟狼最多而皆非美稱言殘忍曰豺狼
曰虎狼聲不美曰狼聲毒曰狼毒狼曰狼狼有
反相曰狼顧無義曰中山狼恣食曰狼貪無厭
曰狼貪掣肘曰狼跋奔走曰狼竄不檢曰狼籍
又曰狼戾失次曰狼狽疾曰狼疾邊警曰狼烟
陸梁曰狼扈佻闖曰狼子野心賊星曰天狼立
墓精曰狼鬼察賊蟲曰狼筋

蔡邕

揚子雲劇秦美新法言曰自周公以來未若漢
公之懿也至今文士皆為口實余讀蔡中郎集
有表太尉董公為初國一表詞甚詳切謂卓生
應期運氣稟山岳黜廢頑凶爰立聖哲而辭疾

讓位垂群生仰望之心宜益隆委任責以相業
之成此等議論與子雲無異使邕不為此表犯
卓之怒不過死死卓與死允等耳懼勢畏死乃
卒不免身名俱殞悲夫

避諱

古人避諱最嚴臨文稱呼多所更改相沿至今
習以為常然有必當改正者秦始皇諱政今猶
謂正月為征月吳主女諱二十今猶以二十為
念漢文帝諱恒今猶以恒山為常山安帝諱慶
今猶以慶湖為鏡湖晉簡文后諱春今猶以富
春為富陽唐世祖諱虎今猶以虎林為武林王
館諱會今猶以會稽為鄒稽世代已更而諱名
不復甚無謂也又其甚者以漢武諱而令蒯轍
名通以漢明帝諱而令君平子陵皆失故姓郡
名灘名俱從嚴以司馬昭諱而令王嬙易名明
妃以石敬瑭諱而令唐毅為陶毅以宋孝宗諱
而令慎德秀為真德秀此又害理之尤者朱子
避宋諱經書注慎字皆改從謹讀者熟而不察

以慎音謹者多矣 國家偏名嫌名俱不諱而
反從先朝之諱可乎惜無一人昌言悉行改正
亦一大快事也

髯奴詞

黃香髯奴詞云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
之苗

平陽公主

讀漢平陽公主嫁衛青事不覺太息公主貴矣
即擇尊貴者尚之則丞相御史大夫皆可何必
大將軍主既嫌衛舊為我家馬前奴矣即擇廷
臣尊貴稍亞大將軍者亦何不可而必嫁青青
亦不以為嫌娶之而不辭也漢俗之薄惡甚矣
然武帝家法以藥大方士猶得尚公主其壻青
又安足恠

殿試角力

宋文帝與羊玄保賭玄保勝遂得宣城太守陳
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
獲頭籌遂授節鉞識者笑之然偏安亂朝固不

足恠宋藝祖開寶四年廷試例以先納卷為魁時王嗣宗與陳識同納卷子上命二人角力以爭之嗣宗得勝遂為第一而識居第二勦業之主亦為此兒戲舉動耶涑水紀聞云嗣宗與趙昌言手搏角力恐誤昌言係太平興國四年胡旦榜第二人也

筓弁

風俗通載豫章徐孺子為太尉黃璜所辟初不答命璜薨既葬負筓弁涉齋一盤馥哭於墳前無有謁刺事訖便去筓弁不知何物自來亦未有釋及者

平原君

平原於四豪中稱劣一誣於信陵再屈於春申然其譽不少損者何也善乎其對秦王之言曰富而為交者為貧也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凜凜數語千載之下尚能動人况在當時唐人詩曰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

龔遂趙充國

龔遂入朝王生戒之曰天子即召見問何以治
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既召
見如王生語對上曰嗟乎安得長者之言而稱
之趙充國平羗自金城還入朝或教充國如王
生指充國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之功以欺明
主卒以其意對上亦是之兩人意見不同如此
龔近於諛趙近於伐然龔治行也不妨歸美於
上趙軍務也利害機宜豈可避嫌而不言故余
謂兩人皆長者也

古人名姓

古人複名複姓似必不可改然古碑云司馬慕
蘭相庾信詩有無復申包王摩詰詩人疑列禦
至杜詩劉牢出外甥則名可刪也杜詩云日下
孫弘閣葛亮貴和書有篇則姓可削也山谷詩
樂羊終媿巴西則名可顛倒也古人文字政不
拘拘然終為白璧之微瑕

鵜梧丁

宋太學生張行簡醉卧西湖為女恠所迷要與入城婦曰可尋鵝棹丁二枚貼於錢唐門則吾得入矣張曰何物曰杖瘡膏藥也如其言遂偕入城事見玉照新志此名甚新為拈出之

二千石

二千石石字即古鈞石之石五權之名北人多讀作旦音非也漢明帝起居注上令虎賁王吉射烏吉祝曰烏鳴啞啞入聲引弓射之中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三千石又皇甫規傳時人語曰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蓬掖則石音如字久矣桓玄謂劉毅家無擔石沈存中筆談謂一斛為一石則石非擔又明矣

物有獨異

天下溫泉皆作硫黃氣獨黃山溫泉無氣天下瀑布皆有聲獨鴈蕩瀑布無聲天下海棠皆無香獨昌州海棠有香天下鱸魚皆兩鰓獨松陵鱸魚四鰓

大樹將軍枯松太保

後漢光武諸將會聚多相爭論功獨馮異避大樹下軍中謂之大樹將軍唐王建平東川諸將莫不爭功獨王宗裕立枯松下未嘗自言時人謂之枯松太保二者可謂的對。

朱浚

朱浚晦翁曾孫也諂事實似道每進劄子必曰某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然其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經均一朱浚也何其諂附權貴於前而能抗節死難於後若兩截人耶今人但知朱萬拜而不知其死節足以自贖也

鳳事二異

偶徵鳳事耳目所睹記者多矣其中有二事最異今錄於此以資談柄金太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有鳳從東南來衆鳥圍之大者在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村民懼為官司所擾驅牛數十頭擊柝以從欲逐去之未至二里即有鷲鳥振翮逆擊翼長丈餘擊水牛

皆死肉盡見骨於是報官鳳高丈餘尾如鯉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旁鳳為日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日入乃下凡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去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食殘鯉魚數頭皆重五六十斤臺傍溝澮烏糞皆滿小禽折翅死者甚衆村民掘臺下三尺許得金劍不可取折其半煨之化為金蟬飛去此一異也華陰有鳳居山一名龍骨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清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於山巔壘磚為塔覆之因以名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函始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脰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脰骨其潔如玉故老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此亦一異也

古人服善

古人真自服善非直成人之美抑亦全己之名

如文考靈光賦成中郎輟筆平叔一見輔嗣改
注為論夏侯太初見三國志遽壞已作孟浩然
微雲踈雨兩語遂令一坐罷唱楊汝士蘭亭金
谷兩語元白不敢復加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
許相傳四世請趙子昂書子昂歎其精絕不敢
落筆但題其尾如此氣味今人所無

又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汝南黃憲悵然若有所失
謝子微高才遠識見許劭十歲時便自推服田
巴見魯仲連終身不談崔羣與韓愈往還二十
年不道文章劉整有雋才見蔡子尼在坐終日
不安

為善為惡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吾勸汝為惡則惡不可為
勸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
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
政見今日此兩人語正同又趙姬女臨嫁出門
勅之曰慎勿為善女曰當為惡耶曰善且勿為

况惡乎此語意又別前語悲涼後語玄着

暉目陰諧

暉目知晏陰諧知雨暉目鳩也其雌者為陰諧

吳異

吳之將亡犬群嗥而入淵豕衝菹而適奧燕雀剖而蚘虵生食蘊菹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薑

文海披沙卷之一終

文海披沙卷之二

晉安謝肇淛著

古帝王好尚

古帝王好尚文墨與臣僚往返無間雖近兒戲亦自爽俊可喜如晉孝武得右軍書輒令權翼偽書還之唐太宗索蘭亭不得至命御史挾詐往取書飛白賜群臣至有登御床就帝手攫得之者唐武宗怒宮嬪得柳誠懸一詩便貫其罪丁晉公鎮金陵陞辭真宗出周昉卧雪圖曰付

卿到金陵可選一絕勝處張之丁遂張於賞心亭宋仁宗中秋召學士王珪對坐酌酒令宮嬪各出領巾裙帶團扇手帕求詩既畢復曰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各取頭上珠花一朶挿幘頭上挿不盡者置公服袖中仍取針線固縫袖口宋高宗聞吳益游冷泉野服濯足以小詩召之云趨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及至曰昨冷泉之游樂乎朕宮中亦有此境既至乃疊石引泉像飛來峰者而冷泉亭中揭畫一幅乃圖吳野服濯足且御製一贊其上因以賜之如此舉動尚有古交泰之風焉蓋堂陛之嚴至今日而極矣噫豈直君臣即堂屬不爾也

杜詩誤語

杜少陵詩極精細然亦間有誤用處如吹笛詩用胡騎北走事乃吹筚非笛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褒妲乃周事非夏事也婁公不語宋公語婁宋二公年代相遠原非同時奉使虛隨八月槎八月乘槎原非張騫事還如何遜在揚

州何遜原未作揚州何顥好不忘又何顥引興
孤何顥素不聞佞佛軒墀曾寵鶴鶴乘軒耳非
軒墀也尚想東方朔詎諧割肉歸以社日用伏
日事亦誤

襲莊子語

莊子與趙文君說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
庶人劍其說雖猖狂自恣然亦倣說可喜後齊
威王與梁惠王論寶而以四臣照千里為寶錢
倣入朝獻寶帶於宋祖祖謂曰朕亦有三條帶
與卿不同倣請一見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
條揚子江一條此皆祖莊子語意也

窮困有命

士之窮困固自有命事機齟齬若有鬼神使之
徒令千古搯腕耳孟浩然以詩名明皇聞之有
素一旦遇於王維館中誦詩乃以不才明主棄
之語見擯終身李泌薦薛勝知制誥進其拔河
賦以天子玉齒對金錢熒煌德宗不說數薦皆
不從孟貫見周世宗甚禮敬之及誦所作以有

巢無主不蒙錄用宋甄龍友最有口才孝宗召見問曰卿何以名龍友愕然不知置對比退朝始得之曰陛下為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為友竟以不稱旨罷歸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國朝吳與弼名重一時朝廷聘至闕下面詢時政所宜與弼噤不能對一語但曰容臣上疏而已出朝脫帽則有雙蝎螫其頂向不能對以忍痛也與弼名亦以此敗至於張寶藏華撥一方官登三品車千秋白頭翁一語遽陟相位豈非天乎

自雨常雲

唐王鉷太平坊宅有自雨亭水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按自雨之名甚佳可與鴈蕩常雲峰作對

一丘一壑

一丘一壑之語人以為始於謝幼輿非也黃帝

將適昆吾之丘中道而遇容成子乘翠華之蓋
建日月之旗駮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邀諸
路容成子曰吾將棲於一丘釣於一壑謝語蓋
有所本也

郝昭常孝寬

郝昭之守陳倉常孝寬之守玉璧以孔明高歡
之能百計攻之卒至智力俱困而守屹不拔非
其才不相若也憑高深之險易於為力而二君
者又當大敵在前倉卒期於必剋故愈覺其難
耳若神間氣定環而攻之勢孤援絕即張許不
免屈於子竒况昭輩耶

古人學專

古人學事精專其一生精神意氣亦只用之一
事故藝必造極名垂永久子長之史長卿之賦
子雲太玄太冲三都羲獻書法李杜聲律縱有
他長不以分心王實甫高則成一本雜劇便足
千古戴松韓幹圖書牛馬亦堪傳世今人既學
制科又學詩文學書畫又學詞曲卒之如拆襪

線無一條長罩盡一生身名俱散悲夫

高明不羈

高明之士往往拓落不羈或失意無賴一經點化回頭是岼楚莊齊威一言興霸周處戴淵皆以椎埋之雄卒成懿士徐庶少時任俠擊劍幾死人手折節學問遂與卧龍齊名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有小木數百段盡刻為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為世大儒張仲舉少好蹴鞠走馬作音樂父兄以為憂一旦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內彼斤斤自守號謹厚者即鞭策不前也聖人思狂狷之士有以夫

優伶戲語

自優孟以戲劇諷諫而後來優伶往往戲語微發而中且當言禁猛烈之時而敢於言亦奇男子也唐中宗時優人為迴波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亦是大好洗面祇有內面無如李老秦檜時伶人作叅軍坐椅上忽墜幞頭見雙

環詰之答曰此二勝環一人扑其首曰汝但坐太師椅請恩澤足矣二聖環且丟腦後可也一坐失色張循王善貨殖伶作有人善窺星者云用錢對其人窺之則見星而不見人遂與窺帝云帝星也窺秦檜曰相星也韓世忠曰將星也至循王曰不見有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裡坐滿坐大笑韓侂胄兄弟專權優人為日者有人問得官祿之期日者厲聲曰若要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寒史彌遠作相伶人執拳石以鑽之不入乃嘆曰鑽之彌堅一人扑之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如何鑽得入國朝保國私役營兵二千治宅伶人為誦詩句曰楚歌吹散六千兵一人曰此八千也解者曰那二千兵為保國公蓋宅去矣憲廟時汪直用事伶為醉人卧街上酤罵一人曰某官至如故又曰駕至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遂驚起寂然人曰駕至不懼而懼太監何也曰吾只知有汪太監不知有皇帝由是直寵漸衰孝宗時程學士

敏政主試鬻題優人扮提雞者曰此雞價直千金一人曰何人雞何人買曰程學士只買個五更啼身程大報顏求歸因事諷諫往往有獲罪而不顧其亦東方玩世之流歟

生不如死

孔子之聖不能使天下宗予而既沒之後林木十里無復荆棘鳥巢閔壯繆之賢不能保其首領其沒乃為神禦灾捍患家敬戶奉高郵女子為蚊所嗜僅露其筋死而立廟蚊蚋不能入是皆生不如死生以形運而死以神運故也王子符論衡極詆子胥江潮之妄至曰使子胥生時數百千人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其神安在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其言雖確而實俚陋

論衡

古今紀載虛實相半要當存而不論虛者辨之似於癡人說夢實者辨之便為夏蟲疑冰王子符論衡中政未免此二病耳孝婦當震恐驚姑

而天赦之未可謂熒惑從三舍為妄也太守德政反風滅火未可謂武王揮戈止風為妄也東海冤獄大旱三年未可謂六月隕霜為妄也李克用懸針射之無不中未可謂百發穿楊為妄也至其死偽訂鬼譏日辨崇詰術諸篇一洗世人溺惑之弊然但可為婦人小兒道耳

薺芬

繁露曰薺以冬美芬以夏成薺甘菜毛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是也芬不知何物但言味苦按廣爾雅芬莽蘆毛草也又云芬蘼水蘇也

苗而不秀

揚子雲之子童烏九齡而與立文可謂夙慧然卒苗而不秀竟無一語可傳杜子美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荅以斧一具曰告子斫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盡在杜家矣然宗武之詩人間未嘗見也斯亦苗而不秀者乎抑虛名之爽寔也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宋蔡伯希呂嗣興皆四歲舉神童而卒無文名

國朝如戴大賓劉子欽皆以髻亂取高第自負才名而皆無成太材晚成固非虛語

鐵袈裟贊

靈巖有鐵袈裟一具形質竒古不可名狀近時有監司為贊數語鐫字其上有識之士多為山靈懊懷因閱竹坡詩話載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以天字為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繼作者一監司過而見之和韻大書其側後人有嘲之曰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以古準今其揆一也

詩話

詩話當以滄浪為最竹坡老人故當最劣竹坡於詩極尊少陵而口坡谷不置政未脫宋人口吻耳何曾夢見儀卿脚後耶以梨花枝上雨一語為點鐵成金以調鼎論花語為可使和靖作衙官改滕元發直與水相連為自與水相連以王觀游俠曲為似太白引史記天官書釋杜詩影動搖句大似吟嘯中語耳至詠魯直食筍詩

似并高力士傳未之見者豈所謂不讀萬卷書
看不得杜詩者耶

蔡洪語誤

蔡洪語洛人曰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羗
此語出陸賈新語而誤新語術事篇曰文王生
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羗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
同陸賈此語本出孟子而洪誤引之耳

伊蘭

伊蘭他無所見獨兩見於佛書一云譬如牛頭
旃檀生伊蘭叢中未及長大在地下時芽莖枝
葉如閻浮提竹筍衆人不知言此山中純是伊
蘭無有旃檀而伊蘭臭若胖屍薰四十里若有
食者發狂而死據此則伊蘭為極臭惡之草又
云天末香莫若牛頭旃檀天澤香莫若詹糖薰
陸天華香莫若馨蒲伊蘭則伊蘭又似香草楊
用修遽以蜀中賽蘭香當之恐亦未有據也

梁孝王

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賈從入朝尚幼竇太

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
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
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他日帝
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
兒年蒙穉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
兒堪室矣他日賈復入朝及闕而遺其舄帝曰
兒真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婚此等應對舉動
皆非當時諸侯王所及想從鄒枚諸君陶鑄得
來耳

竊古人書

郭象見向秀死而竊其莊子注何法盛見郗紹
死而竊其中興書宋齊丘竊譚子化書而投之
於水宋之問乞兩語於劉希夷不與而土袋壓
殺之雖過有輕重其好名之心一也至謝儼得
范曄所撰十志及聞其敗悉蠟以覆車李賀之
中表恨其傲忽而投遺文溷中則小人無賴之
為不知有名矣徐陵投魏收文章於江中也亦
然

十二流

劉劭人物志體別當矣至於流業分類雖明而援引未當聖門高第豈徒臧否之科漢廷循良難廁伎倆之列昌國全才猥云口辯淮陰智略屈列武安至欲以法家任司寇將為屠伯矣以術家任三孤將為坐嘯矣又謂商君吳起為羣枉之所讎功大而終此豈知人者哉

羹名

陳思王製七寶羹唐明皇有甘露羹賜李林甫壻鄭平一夕白髮盡鬢又射生鹿取血瀹腸食之謂之熟洛河羅浮類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交趾俗牛羊腸臟略洗為羹名曰不乃羹夷人最重此羹以鼻引其汁又有羊鹿雞猪肉和骨一釜煮之漉去肉調以五味為不錄羹蘇子瞻子過以山芋作玉糝羹

末藝有悔

王子敬善書朝廷欲令書太極殿榜堅辭不書常仲將書凌雲閣畢鬚髮盡白戒子孫勿習此

技唐閻立本奉詔畫鸚鵡伏地吮毫意甚愧之
歸亦以戒子孫戴安道對使剖琴不為王門伶
人陸鴻漸為李季卿烹茶羞愧遂著毀茶論宋
孫知微以畫得名馬知節知成都欲見之不可
得伺其與壽寧院僧畫壁徑往從之知微不得
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數者皆非末藝而猶有
後悔若此然終是古人事今人則醜然以為榮
不復悔矣

花飛引

高續古騷略三卷步驟屈宋幾若優孟於孫叔
敖矣吾最取其花飛引一章曰花少思兮離離
企美人兮不來風嫋兮吹愁綠滿樹兮香在苔
鵝哀兮山裂芳菲兮今歇香新知兮誰悅期佳
人兮柰何別

樵談麈談

歸有園麈談倣樵而作者也然樵談間雜道學
而語多憤世地位當是窮愁麈談太熟世情而
言多滑稽胸中恐非平易

劉向

劉向苦心力學為時儒宗乃以淮南黃白之法
上天子試無効驗下詔獄論死得其兄陽成侯
乞入國以贖方得免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
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
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日亦為方士所
惑留意鑪鼎一夕而敗宋潘道遥獻方於太宗
及帝升遐懼誅削髮為僧此與劉向何異哉蘇
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
臾不見術終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為
顯華嚴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則世必無此
術明矣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佛
腹中蘇子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為非卓然
自信者不能也

董仲舒傅奕陳仲微

漢武帝惑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
帝欲驗其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
經論如常巫者不能傷害忽蹶而死唐太宗時

有胡僧能咒人立死復咒即生太史令傅奕曰此邪術也邪不干正試使咒臣必不能行如其言咒之奕都無所覺僧忽顛仆而死此二事大快人意亦絕相類今人但知傅奕事而少有知仲舒事者宋陳仲微為莆田尉嘗斷一僧獄僧集衆揭榜誣之仲微偶見笑曰吾何心哉明日首僧無病而死此事又僻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陽能勝陰陰不能勝陽也此言本於陸士衡策紀瞻語白虎通德論亦有之然劉勰新論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之溫泉火性宜熱而有蕭丘之寒燄按蕭丘在海中有自生火春起秋滅着木不焚又李元陽洱海記言夜見水面火高數丈問人曰陰火也木玄虛海賦曰陰火潛然則寒火世固有之矣

婦人能文

文君本以色稱乃白頭吟數語當與蘇李爭衡

石家翔風以細骨輕軀得幸素無文名比其失
寵懷怨作詩有春葦誰不美卒傷搖落時之語
儼然潘陸唇吻也它如虞房一歌垓下數語倉
卒立成備極情事唐山夫人烏孫公主未聞師
授所作皆足被管絃合音律乃知古人善藏其
用即婦人女子未易窺測鄭康成婢皆讀書劉
琰了頭能熟魯靈光賦今人稍能識之無便高
相標榜矣

羶根

羶根羊肉也唐薛昭緯遭黃巢亂流離飢餓遇
舊識銀工延接飲饌甚豐昭緯以詩謝之曰一
搢羶根數十皴盤中猶更有鮮鱗早知文字多
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而王中令令寺僧賦蒸
豚詩亦有羶根自合喫藤條之語

人與物交

槃瓠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宮人與羝羊交
靈帝於西園弄狗以配人宋文帝元嘉中吳興
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彌年如夫婦明帝

初柴桑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寧州真寧
縣人與羊交生羊有手抱胸手有人指甲行乞
於市主簿尹良臣識之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
妻薛氏與犬交利州人子婦與虎交宜黃袁氏
女子與蛇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郡史惺女
與鵝交突厥先人與狼交衛羅國女配瑛與鳳
交宇宙之中何所不有

詩讖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後果
臺城失守宋徽宗詩日射晚霞全世界又云定
知金帝來為主後果有金人之禍太祖命諸
皇子詠新月懿文太子云雖然未得團圓相也
有清光遍九州建文君詩云影落江湖裡魚龍
不敢吞太祖甚不憚後懿文果夭建文君遇
金川門之變削髮為僧流落至老而歸詩真有
讖哉

左右袒

平勃左右袒之說先輩論之詳矣然非始於平

勃也王孫賈先之矣又非始於王孫賈也吳人入楚召陳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不與荆者右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令諸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者入門而左則是法亦已久矣

觴政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釀者浮以大白此觴政之所自來也

黃梁夢

世人皆以邯鄲黃梁夢事為呂純陽非也純陽生於唐末貞元十四年舉咸通進士後方得道而黃梁夢事在開元時則知仙人有二呂翁矣

又

純陽遇鍾離先生後隨至終南鶴嶺同憩肆中鍾離自起執炊呂忽思睡枕案假寐夢見一生榮貴如意最後失勢流落一身孑然立風雪中浩歎一聲恍然而悟鍾離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驚起謝之遂求度

世則呂仙又有二黃梁事矣

陶穀

陶穀於五代亦有文名然使吳越則宿官妓乞金鐘仕本朝則構禪稿知太祖有異志送別牽衣欲行臣禮見屬官有好馬求之不與紹令草密詔而嚇取之受李崧薦用之恩後希徐遜吉意譖之以至滅族李後主斫有彈石強取以去怒其索而碎之避石晉諱改唐姓為陶終身不復翰林日久不得大用輒出怨語又不能教子一字不成而囑主司登高第作清異錄妄誕不經所引之書強半烏有文士無行穀其最也死後墓門屢掩屢發髑髏零落亦天道耳

張祿

范睢易名張祿而當時亦自有張祿求於孟嘗君願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孟嘗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而進之祿不受也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乎孟

嘗君曰奈何祿曰秦四塞之國也游宦者不得入焉願得君尺一之書往於是孟嘗君與之書往而大遇言於秦王以千金遺孟嘗孟嘗寤曰此張先生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一枝梅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此贈梅之始也後陸凱亦以一枝梅寄范曄蓋用其事今人為起於凱非也

鯢魚

嶺南有鯢魚四足聲如小兒能上樹戰國時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為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

狐刺

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柶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

雞廉虎飽

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鷄

咽於求覽無所了遺身

兼官

兼官之制其來久矣禹以司空兼百揆羲和以二人兼四岳及舜二十有二人之咨則四岳一人寔兼之周置三公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傅無有焉周公歿不設太師則皆召公兼之矣且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空又兼太史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成王季年唯芮伯彤伯衛侯專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官事不攝孔子所以責管仲也近世官必滿署冗員素餐旅進旅退何益於天下國家哉

千字文

梁武帝得二王書命周興嗣編次一夕而成鬚髮盡白及死心如掬泥楊公談苑謂勅字為梁字郎仁寶力替其說不知唐雖有非鳳閣鸞坡不名為勅之語而勅非始於唐也元魏誅爾朱

榮時溫子升捧詔出遇榮問之子升神色不變
荅曰勅榮遂不視則王言皆為勅矣千文編次
既出帝命自應為勅所謂次韻者編次成韻語
身非今詩人所謂次韻也溫清清字與清字迥
不同並皆佳妙何必更易又有謂律呂調陽為
律呂調陽者皆鑿而費解

文海披沙卷之二終

文海披沙卷之三

晉安謝肇淛著

寢忌

今人寢忌壓梁及當戶曰能令人魘不寤淮南
子曰枕戶搆而卧者鬼神躐其首則知俗忌久
矣

五土

土青曰黎土黃曰埴土赤曰鼠肝土白曰漂土
黑曰盈

孕異

北戶錄曰孔雀不必足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
淮南八公相鵠經曰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精
不轉而孕又會稽賦豪豕自為雌雄缺鼻曾無
牝牡師曠禽經曰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
孕白鷓相視而孕鳩鵲睛交而孕蝴蝶絡繹皆
以鬚交而孕鰻魚影漫而生子哀牢夷之先婦
人水中捕魚觸沉水而孕周宮人遇龍聚而孕
楚王夫人納涼抱鐵柱而孕漢史蒲女飲書佐
盥手水而孕女國浴潢池而孕則非獨物為然
矣

物類相伏

鵝飛則蜮沉鵲鳴則虵結白蟻聞竹鷄聲輒化
為水煮羊以臠煮鱉以蚊鶴禹步而致虵啄木
畫字以出蠹

慕古人名

司馬慕蘭而名相如元歎因蔡而名同雍袁粲
仰慕奉倩陳武自比中郎文紀希蹤張綱李預

襲跡元凱然俱徒慕其名而寔不逮惟范之希
文真之幾近之至於晉卿十子皆同帝
王之名齊丘起回敢犯聖賢之諱向栩弟子顏
冉由賜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劉乾字天抑
又甚焉

當局者迷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
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知
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
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
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
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妹壻知之潘炎
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主父偃蔡京之敗則已
亦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氏族

自宋以前氏族之品最嚴故侯景欲婚王謝武
帝以非偶抑之崔盧李鄭雖累葉凌遲猶恃世
望嫁娶必多取貴李義府既貴乃與趙郡叙昭

穆後魏太和定望族以隴西李寶等七姓唐以
滎陽崗頭等四姓為鼎甲皆不與下姓婚嫁族
望之興於此為盛故李栢謂爵位不如族望官
至方岳惟稱隴西宋頗不論至今日而漸盡矣

擇術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
以晚妻妖淫敗道而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
刺扁鵲善醫而卒以醫亡身郝雍善視盜而卒
身死盜手黃公以赤刀制虎而卒為虎所食費
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為鬼所殺陳暄以狎致位
而卒以狎悖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為龍所掀
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語曰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慎也

穆寧

楚王食薤而吞蛭昭明得蠅而置枰不欲以口
腹罪人也郭林宗令魏德公作粥而擲杯呵之
雖寓教誨亦似已甚唐穆寧為刺史其子已為
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遭笞杖一

日給事當直出新意以熊白鹿脯合而滋之其
美異常寧食之致飽諸子咸羨以為行有重賞
及食飽仍杖之曰如此佳味何進之晚一時閑
傳以為笑柄此等舉動猶以家法見稱何耶

盤古

今人皆言盤古分天地徐整三五曆記曰天地
渾沌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
地開闢萬八千歲而死五運歷年記亦載盤古
左目為日右目為月噓為風雨吹為雷電開目
為晝閉目為夜骨節為山林腸為江海毛髮為
草木元豐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塚述異記亦
云南海有盤古塚咸都有盤古廟湘鄉有盤古
村會昌有盤古山荊州風土記以十月十六日
為盤古生辰夫生有日死有塚則非甚渾沌之
世也然遁甲開山記曰厲山分布元氣則厲山
氏又當在盤古之前矣

婦人識鑿

僖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霸山公之妻窺

見嵇阮達旦忘歸鍾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
桓玄之妻知劉裕不為人下玉珪之母能識房
杜裴延賓之妻鑑拔常臯丁孟陽夫人知杜黃
裳為有名卿相元世祖后識趙孟頫為小頭書
生古今婦人女子能具人倫之鑒亦奇矣

司徒甲

孟嘉以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為漸近自然
裴洛兒彈琵琶廢撥用手識者賞之乃妙伎彈
爭多用銀甲唐李沂公因患代指新甲未完援
琴欲泛削竹代之人爭倣效至目曰司徒甲斯
效顰之過矣

相權

唐元載在中書有丈人來訪不之見贈河北一
函書啓視唯署名而已帥得書大驚立贈絹千
疋明張江陵作相有父執歲貢入京耄矣見張
張曰君年老即得美任所獲幾何不若在此少
盤旋橐中可富也留之竟日夜分始出翌日其
門如市餽遺數千金遂致仕而歸

嘯旨

嘯旨一書不言何人所作或云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其言嘯法甚備然不可得而傳也其言西王母以授南極真人授廣成子尤為誕妄不經既云舜禹之後其法廢矣乃流雲篇又謂聽韓娥之聲而寫之韓娥戰國時人寫者何人也既云阮籍之後湮滅不聞矣又云籍傳寫其音謂之蘇門今所傳者即是不知籍後傳之者又何人也且古人以嘯為常非絕藝也召南謂其嘯也歌漆室之女倚柱而嘯漢成瑨坐嘯劉越石登樓長嘯胡賊淒然劉真長長嘯老嫗樂聞豈可謂舜禹之後直至孫阮乎劉宋時釋智一善嘯聲入雲際謂之哀松之梵唐時峨眉陳道士及廬江有重囚皆以善嘯名陳聲如霹靂因上徹雲漢海外有因霄國善嘯丈夫聞百里婦女聞五十里亦未可謂阮籍之後無其人也

評量彼已

凡評量彼已先要自知而又知人毫髮不爽使

千載之下傳為確論如王珪歷數在廷諸臣得失聞者心服解大紳評李至剛諸人身沒之後仁廟猶思其語至於詩文無形尤難模擬黃涪翁贈東坡云我詩如曹鄒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虞伯生謂楊仲弘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美女簪花愚集如漢廷老吏公論亦以為然王元美雜詩云老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風生紫瀾若問濟南竒絕處峨嵋天半雪中看可謂善方人矣學齋佔俾乃謂曹鄒有風而楚無風黃詩為自負而譏坡公詩不入律失之鑿矣

草異

伏羲文王墓前獨有著草季子挂劍臺下獨生挂劍草鄭康成讀書山下獨生書帶草皆它處所無也孔林不生荆棘嚴陵獨生白茅孝女拖筓草皆偃仆漢王牧馬草有嚙痕有情耶無情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雷擊人

萬曆戊申三月初二日福郡連朝陰雨至日尤甚雷聲轟然亦不甚震有泥水匠在東門外擊死書其背云前世毆死父因記宣和間澶州屠者宰猪皮上一片有字曰三世不孝父母夫不孝三世為猪可也殺父逭至再世而後擊之不亦晚乎

釋常談

釋常談一書作者不著名氏其中援引蕪陋極有可笑至以鵝為右軍筋為趙達盲為小冠子夏癭為智囊醉為倒載覓食為彈缺五遷為盤庚子死為喪明聾為鞋續皆謬誤不經似村學究所為觀其引負荆一段語真打鼓上塲人說話也

科塲之法

往代科塲之法甚寬唐以前無論宋禮闈舉人懷挾書策者不過扶出殿一舉而已今則初號禁錮終身對策有不知者答曰對未審謹對十問之中得四即合式矣今則一首不完即榜之

至於題字脫誤草稿不完皆榜策題不知者許
叩簾上問至御試亦然至今御藥院共試題書
經史所出摸印給之今則跽伏不敢出舍外雖
通塲不知不敢上請也二蘇入試時子由得病
韓忠獻代請於朝為展限二十餘日李文定柳
開皆黜落之後復請取之今則稍有私意風聞
漏泄必群然攻之宋初不與選者至擊登聞鼓
稱冤輒為覆試今敢爾耶至於懷挾之風熾而
試官之防閑愈密囚首跣足無復人理稍有犯
者箠箠桁楊與死為伍非獨功令之操切亦士
習之汚下有以致之也

智囊

樗里子號智囊漢鼂錯號智囊魯匡亦號智囊
匡王莽時為羲和支謙亦號智囊謙字恭明月
氏國優婆塞也該覽經籍及諸技藝善諸國語
時人諺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又杜
預桓範亦有此號唐王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癭
而多智亦號智囊

筆墨官取太多

吳興之筆新安之墨甲於天下而官司所取者率皆濫惡不堪良由取之太多好惡不分而價值又不時給故也唐陶雅為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何也超曰明公初下車取墨歲不過十挺今則數百挺猶未已應命不暇何能精好此亦居官取物之鑿也

偶不以類

魚與蜥蜴偶鳥與鼠偶龜與蛇偶雉亦與蛇偶孔雀亦與蛇偶馬與驢交蚯蚓與阜螽交龍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龍馬與豕交則生象

樹衣

滇中雞足山龍華寺多古木木杪有絲飄飄下垂如絲髮長數尺許土人取以為服名曰樹衣

夏雪夜日

葱嶺點蒼皆六月有積雪日觀大崎皆於夜半見日余登黃山及五雲下界皆昏黑禁鐘欲動

而山椒日影猶煥爛如初旦夏蟲疑冰固非虛語

芙蓉

芙蓉蓮花也一名荷一名芙蕖一名菡萏根為

藕莖為茄葉為蒨實為蓮蓬心為么荷又為的

又為意命名最多而取象亦廣有芙蓉峰在衡

芙蓉嶺在婺芙蓉渚地名芙蓉城所居芙蓉崗在韶

州芙蓉江在靖芙蓉洞在福芙蓉堤在濟芙蓉

橋在濟南曾芙蓉溪在羅紋山芙蓉亭芙蓉

郭唐詩十里芙蓉村楊鉄崖有芙蓉縣安南縣

中立芙蓉驛在雁芙蓉山唐劉長卿有芙蓉水柳

厚詩驚風亂芙蓉池霽川有芙蓉池芙蓉沼李

遠詩前對芙蓉園漢時園在洛芙蓉浦張昌宗

芙蓉水芙蓉館石曼卿為芙蓉闕王維詩芙蓉

寧芙蓉院在福芙蓉堂六朝有芙蓉苑唐時在

芙蓉涇吳興程芙蓉樓京口城西北樓名芙蓉

芙蓉軒宋鄧肅有芙蓉壁唐詩何况芙蓉樓上客芙蓉塔

芙蓉殿魏時建芙蓉館芙蓉館主芙蓉艦見春秋芙蓉觀在福

古墓芙蓉閣金陵有芙蓉閣芙蓉島舒生遇女子歌

芙蓉障庾肩吾游仙童子芙蓉楫溫廷筠詩日芙蓉冠

芙蓉障庾肩吾芙蓉燈西京丁芙蓉楫芙蓉詩曲芙蓉坡城縣

芙蓉障芙蓉燈芙蓉枕春逼芙蓉詩漸看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臺芙蓉亭有芙蓉漏子造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屏小說有芙蓉屏記芙蓉府劉夢得詩歸以上八十餘

種其他花木未有及此者也

谷聲

安定西隴道一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者皆聞之謂之彈箏谷金陵靈谷寺東有谷踐之空然以手拍則應聲如琵琶亦名琵琶谷又靈州有沙踐之則有聲號曰鳴沙

用筆之異

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筆然鼠鬚苦勁似不堪作字也歐陽蘭臺用狸毛為心蕭祭酒用胎髮為柱張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隱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百張外有豐狐蚺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雖皆奇品然恐醇正得宜終不及中山之兔至於淇源之鴨毛崔雉毛五色相間徒為觀美子瞻用雞毛筆三錢一枚取其賤而易致今吳興兔毫佳者直百錢而羊毫者二十分之一故貧士多用之然柔而無鋒臧晉叔與余議取貂

鼠毛為之而輔以免毫謂鍾王所用鼠鬚者必
此也然稍覺肥笨運動不如人意近來吳興有
羊毫筆名巨細價與兔毫敵矣柔便可喜終非
上乘

異蹟

若耶溪旦必南風暮必北風

相傳鄭弘採薪遇神人問所欲曰常

患載薪逆風願旦南暮北神許之至今猶然

瓊海半月東流半月西

流點蒼溪上大雨野中烈日

相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金筑

聖泉潮汐百刻

在黔筑一晝夜必百次驗之不爽

閩中溫泉左

寒右熱蒲陽霞墩井左重右輕江乘之泉半溫

半冷共出一壑句容之湖熱魚寒魚交入輒死

廬陵井水半青半黃恒山雙泉一甘一苦而開

縣郴州南川天河諸泉皆一日三潮天地氣候

有不可窮詰者

歌姬乞食

持鉢破衣於歌姬院中乞食人知有韓熙載而
不知又有裴休按北夢瑣言休常披毳衲於歌
姬院持鉢乞食以為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

為人

食異

何晏食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唐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明李于鱗食饅頭必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家姬蔡氏所造方食先用葱不切入餡中而留饅頭上一竅俟其既熟即拔去葱而以他麵塞其竅然公亦自秘其方不傳人也

不妄稱人

古人不妄稱人亦不能面諛人鮑明遠以已詩與謝靈運詩質惠休惠休曰謝詩如出水芙蓉君詩如繪繡滿眼鮑亦心服褚遂良問虞監某書何如永師曰永師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至此又問何如歐陽曰聞彼不擇紙筆無不如意官豈得若此褚恚曰然則某事此何為虞曰但得筆墨和調遇合作者亦足嘉尚褚喜而退若今人則譽之者唯恐其不足而見譽者亦坦然下視古人而不疑矣

武官不識字

五代時康福疾卧閣中寮佐問疾見錦衾戲語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吾乃唐人安得謂我為爛奚宋神宗時葉溫叟提舉陝西保甲一日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狃何如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狃帝得奏大笑謂侍臣曰葉溫叟將謂精狃是精確也然此猶無害於事至魏宋鴻貴以律有象首之文王斷兵手以水澆之噫甚矣

取人以貌

古人取人十七以貌如張負之妻陳平王陵之赦張蒼光武之識張闓李白之救郭子儀皆以容儀美惡六朝江左以此相尚如左思張載者什百中之一二耳昔人謂妍皮不裹媼骨李勣選將必相豐偉有福遣之曰薄命之人不足與與成功名是或一道也蔣凝美姿容所至以為瑞號水月觀音卒致通顯唐末王筍班以為美事則不獨選將然矣

畫病

作畫如作詩文少不檢點便有紕繆如王摩詰雪中芭蕉雖閩廣有之然右丞關中極寒之地豈容有此耶畫昭君而有帷帽畫二竦而有芒蹻畫陶母剪髮而手戴金釧畫漢祖過沛而有僧畫鬪牛而尾舉畫飛鴈而頭足俱展畫擲骰呼六而張口皆為識者指摘雖與畫品無干終為白玉之瑕作書亦然

文士當韜晦

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粟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即羞死後帝聞之亦怒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宋徐摛經史百家答對如流卒為朱异所忌出為郡守蔡居安當國會館職食瓜各徵瓜事坐客不敢盡言校書郎董彥遠連徵僻事數條不過數日即補外以此知文士當韜晦不可盡露胸臆以取忌也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秃筆以避禍悲

夫

定數定知

邵堯夫知牡丹來日午時當謝至期果有羣馬踐壞竇儀於堂前雕花椅子二隻以祗備二尊人之用其弟儼見之謂兄曰甚好工夫但有一隻於某月某日先破儀誕之乃覆以錦幕置屏風後不許人用至其日有內親某夫人至第無馬杙其從人急遽於屏風後取椅下馬訖遂為馬踢碎其他類此丁晉公常言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今人但知邵康節而不知有儼

參同契

參同契語儘有可入詩者如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檟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一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宮商

投水捕雉兔登山尋魚龍象彼仲冬節竹木皆
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 天道甚浩廣
太玄無形容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
闢以來日月不虧明

物作人言

鸚鵡鸝鵒秦吉了皆能人言角端猩猩亦能人
言孫吳時永康之龜人言晉惠帝時江夏張騁
所乘牛忽人言犬亦人言唐光啓元年河東有
牛人言宋乾道初虎丘之鵲人言荆南之虎人
言盧傳素家馬人言夢澤之鹿人言南唐苑中
鹿亦人言朱休之宗楚客余三乙張林家犬皆
能言于闐野豕人言渭南主人猪亦人言嚴遵
美家猫犬相對人言鄱陽龔紀猫人立而言金
樓子曰羅含之雞能言西周之犬能語宋處宗
家雞亦人言華表之鶴人言王周南家鼠能言
晉安鼠能咏詩駝坊使臣橐駝相對偶語路巖
家馬忽作人言紹興時亳州魏翁之雞能人言
至今有人雞墓東都龍門僧桐華上蜂作人言

相憫勉宣城劉成舟中蟹呼佛嘉靖間楓橋瘍
醫龔家大龜作人言萬曆初史文學傭工人家
母雞作人言至王清之枯木汪朝議之楮菌亦
作人言晉武帝幽州塞北死牛頭能言甚矣
君相造命

昔人言君相所以造命然亦不能違命唐太宗
與王顯有布衣之舊常笑其老不作繭及帝登
位命以官而顯遽卒宣宗屢欲用李景讓為相
至撚名探丸竟探不着終以辱臺病免唐許孟
容知貢舉以陳存能久屈場屋欲與一第是夜
遽中風不能言魏徵當國時二吏爭言祿命一
云由此翁一云由天魏密聞遣由此翁者往吏
部注選一官而其人不知因病倩由天者往遂
得官宋仁宗時二內侍亦如之宋太宗與陳學
究善懼藝祖遣歸及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
大集其門一夕醉飽而死畢士安作相有壻皇
甫泌放縱不羈累戒不悛畢欲面奏之方啓口
云臣壻皇甫泌即值邊有警報不終其說越數

日又言值上內逼起遙語曰卿累言壻皇甫泌必欲轉官可超轉一資畢唯唯而出竟轉大中丞後至尚書一說是向敏中壻李吉甫惡吳武陵知貢舉官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有中使宣勅至主司恐是舊知榜尚在懷即取出注武陵姓名中使退呈李李曰此人至麓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榜無可奈何矣宋神宗時術者言王安禮當相上聞之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他日縱當用亦且遲之至來春安禮果拜相王岐公以問上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之信知果是命也則君相安能造命哉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

報應之說

今人但知報應之說出於釋氏其實非也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顯然言報應矣至於杜伯射宣王彭生為豕公孫聖應夫差莊子儀擊簡公趙王如意為崇戟呂后掖田蚡將死叩頭竇嬰灌夫

此皆佛法未入中國之時迂儒談及報應便指為釋氏幻惑之說亦未之思矣

詩文書畫

作詩文與書畫一也準則於前人之法度而參合以自己之丰神然而法度易遵丰神難運故詩文有讀破萬卷而不能下筆者書有日臨法帖而不知筆意者畫有逐一規倣而全無墨氣終成俗品者要在於悟而已

文海披沙卷之三終

文海披沙卷之四

晉安謝肇淛著

勿輕小事

閔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蘇矣詩曰一女不得織萬方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

心與肝應

心應東肝應榆見元始真經

龍虎經

龍虎經中語亦有可入詩者水火各一方守界
成寒暑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雄陽翠
玄水雌陰赫黃金翡翠生景雲紫華敷太陽

却寒暑

却寒者有辟寒香漢武帝時外國貢辟寒金魏明帝時

辟寒玉唐岐王王鞍井日本王子棊七寶硯爐

見天寶辟寒犀開元二年暖金合張無却寒簾

同昌公常春水李輔燮香寶雲溪冰鼠褥冰鼠

之却寒見莽煌席岱輿山草火玉唐武宗時扶

烹爨温神異經却暑者有銷暑珠燕昭龍皮扇王元寶

若挾纈裕亦有澄水帛同昌公冰蠶裯康老蛟毫褥元

白龍皮中夫軫辟暑犀唐玄宗賜貴妃迎涼草李輔玄

冰丸見抱朴子冷虵唐玄宗紫龍髯拂元載鮫綃仙女

遺張松風石唐武宗時扶余國清涼丹呂端見

子賜六壬六癸符暑以立夏日佩又顧師言與日

本王子奕有玉棊子夏冷冬煖李少君對漢武

帝潛英之石夏盛則冷冬盛則温處士伊祁玄

設紫菱席冬温夏凉以一物之微而能奪造化

之權亦異矣

西王母

黃帝時西王母獻玉環為帝列林敷褥舜時又獻玉環羿請不死之藥得之而為妻所竊穆天子駕八駿直造母所與飲宴歌謔情意最洽復與燕昭王遊燧林之下說鑛火之術漢武帝七月七夕降於乘華殿以玉盤盛桃啖帝并授五岳真形亦頗殷勤茅盈亦一遇之自後無有聞者而世所傳有西王母杖也狗祀西王母桃酉陽雜俎西王母枣鄴中記西王母蒲萄貝丘南出西王母樹長生也西王母鳥見通典王母簪即續斷藤蓋西王母者或西方得道之人如毛女之屬而七脩類稿以王母寡為王母亦未然也

詩文更易字面

古人詩文不妨更易字面莊子柳生左肘摩詰更為垂楊生肘繞朝贈策太白更為繞朝鞭換鵝本道德經而太白云應寫黃庭換白鵝高鳳漂麥賓王更為漂蕤殉葬玉盃子美改為金盃

魏武遺令本總帳而謝朓更為總帷劉寬蒲鞭
沈約更為蒂杖取其韻之穩而已

發墓

古今篡弑盜賊多以發塚為竒貨漢廣川王去
疾聚諸年少發塚以百數赤眉董卓皆發漢諸
陵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天下
塚墓無問新舊盡遭發掘黃巢入長安唐諸陵
皆被發溫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
掘之昭陵尚書寶玩盡出人間元楊璉真珈發
宋諸陵至取理宗頂骨為椀寃慘極矣然皆厚
葬有以啓之也宋徽宗訪求三代彝器至比干
墓亦遭發掘上人好尚可不慎哉

相人之語

唐裴行儉稱有知人之鑒其於諸士不取駱賓
王而取蘇味道然賓王興復討賊雖不克而死
不失為忠臣義士視味道摸稜居相位不啻奴
視之耳文文山少時父令相者視之相者曰此
子非君家之福也頂有拳髮必受極刑及視文

壁乃曰賴有^喜此耳然君子寧為文山之赤族不為文壁之降虜也皮相之士止論一時之禍福不顧千載之榮辱悲夫士君子以成敗論人者亦相人類也若李丞之相王安石必亂天下陳瑩中相蔡京必貴而無君此真能相人者

唐虞月建

鄭康成謂堯建丑舜建子王肅謂夏以上皆建寅鄭室甫因其說謂書所載正月上日猶言令月吉日林孟鳴宙合篇亦載此余按宋儒學樞要云唐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月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月夏建寅以正月為正月則知堯舜皆建子此書不言所出然必有攷據也

四靈

形不靈而氣靈氣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

論超三界

重陽子之論超三界也曰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諸境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昔

哉今人但知有色欲界而不知有無色界故知
二氏去吾儒不遠

求放心喻

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梗不受駕御鷹
鷂野鳥也為人羈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心亦
如是司馬真人
坐忘論

四少

老母云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
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然此四少上可以長生
下亦不失為處世保身之要術也

天道難知

月犯少微戴逵以已當之憂愁不食而謝敷死
熒惑入斗梁武以已當之跣足下殿而魏主奔
五星聚箕齊桓以霸而祿山以亡星孛大角始
皇以帝而項羽以敗虹下庭際常臯拜相而楊
勇幽亡故知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之言不虛也

石異

至堅莫如石宜無能入其中者然王文秉祖剖

石毬內得蟻螯稽神錄杜綰剖石鎮紙內得小魚

雲林石譜陶穀破李後主研上圓石內亦有小魚桂

陽溫恭家藏石中有龜夷堅志近時孫克弘守漢

陽石中得白龜濟寧人剖石得小鵝天寶中李

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鐮有平陸字嘉靖間

苔溪漁人水中得石如鵝子扣之有聲剖之得

銅牌一方刻聖宣二字郿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

碎之中有魚二三寸至於福州南澗寺雷擊石

裂中具一如來像永州蘇山多石人取以水淋

之鋸破其中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等像此又

西方聖人神道設教不可以常理論也

名賢為時所崇尚

郭林宗遇雨墊一角巾時人至折巾以效之王

導製練衣與朝士服之一時效尤練遂踊貴謝

安執蒲葵扇而貨者獲利十倍王遵業常穿角

履好事者慕效至毀新履以學之獨孤信馳馬

其帽微側而吏人慕之咸側其帽宇文述以耳

冷製巾拍耳人學之名為許公拍勢王儉作解

散幘斜挿簪朝野一時倣倣長孫無忌以羊毛
為渾脫氈帽時人慕之目為趙公渾脫蘇子瞻
戴長筓帽而一時皆效之謂之東坡巾古之名
賢為時所崇尚若此然學之者徒在衣服之間
抑末矣

諂事宦官

杜宣猷在閩每逢寒食散遣將吏挈酒食祭諸
宦先塚時人謂之敕使看墓竇懷貞為京尹見
無鬚者誤以為中官必曲加禮接宋彭孫為李
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曰奴
不亦諂乎郭忠恕舍內侍竇神興冢忠恕有長
髯忽一夕盡剃之神興見驚問故答曰聊以效
顰耳明少司徒王祐諂事太監王振振一日問
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
有鬚夫人至宦官已自不齒而丈夫鬚眉甘為
之奴固知勢利迷人令人病狂喪心而不恤也

老人貴人婦人

老人貴人婦人各有數反夜不卧而晝瞋睡子

不愛而愛孫近事不記而記遠事哭無淚而笑
有淚近不見而遠却見打却不疼不打却疼面
白却黑髮黑却白如廁不能蹲作揖却蹲此老
人之反也夜宜卧而飲宴早當起而高卧心當
逸而勞身當勞而逸當使錢處不使不當使錢
處却使無病常服藥有病却不肯服藥人未做
時爭做人皆做時却不做請人必欲人來人請
却不肯去此貴人之反也不愛長子而愛少子
不愛賢子而愛不肖子不愛子而愛女不信人
而信鬼惜小錢而不惜大錢為姑時定怨嫂為
嫂時却嫌姑最忌諱却最咒咀最怕不得老又
最怕人道老丈夫舉動最善防閑了鬻淫奔却
不介意此婦人之反也

世事相反

今世上事亦有相反者達官不憂天下草野之
人却憂文官多談兵武官却不肯廝殺有才學
人不說文章無學人却說富人不肯使錢貧人
却肯使僧道茹葷平人却多持素有司官多裁

勢豪居鄉官却把持郡縣官愈尊則愈言欲退
休官愈不達則愈自述官蹟

句法相似

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共春雲等潤沈
約安陸王碑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
峻庾信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旂一色
玉臺集序金星將婺女爭華翳月與嫦娥競爽
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
藜王子安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
色又記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駱
賓王序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又
颺金將露玉俱清柳黛與荷綃漸歇又緇衣將
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陳子昂文殘霞將
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又新交與舊識俱
懽林壑共烟霞對賞李商隱文青天與白水環
流紅日共長安俱遠此等句法襲用不一而子
安落霞二語獨擅才名當由抽毫立就故耳

吾儒高於二氏

三教精微盡頭原亦不甚相遠但釋氏有輪迴之說俗僧至假懺悔以愚人道家有符籙之傳羽流遂借祈禳以惑世獨吾儒之教無之也故世人崇奉不及二氏以此而吾儒所以高於二氏者亦以此吾聞莆陽林兆恩亦自博學能文而能以良背之法治病其門人傳之者不得其學術徒以上章降魔捉鬼為事儼然巫矣縱日捉百鬼何益况從其教者日盛奸偽詐盜無所不有它日恐為一方之患不卜黃中白蓮也

人情難易

痛可忍痒不可忍飢可受飽不可受寒可過暑不可過怒可制喜不可制哭可禁笑不可禁忙可耐閒不可耐菜可獨啖肉不可獨啖無貧賤相易無富貴相難

見石以為伏虎

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為伏虎射之沒羽既知其石射不復入漢李廣亦然宇文周時李遠校獵於莎柵見石于藪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

入寸許文帝賜書褒美此三事皆相類而遠事
稍僻

畫事非真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破壁飛去顧光寶畫獅子
能為陸漑治崇口血淋漓楊子華畫馬夜聞蹄
齧聲韓幹畫馬鬼使乘之以請醫吳道子畫驢
踏破僧房家具李伯時畫天廐蒲川花放筆而
馬死蓋其精魂皆被筆端取去此皆理之所無
抑恐譽者過當觀黃筌術畫藝畫之言可知也
至若畫鷹鷄而鳥雀不入畫雉兔而野鷹來攫
則有之矣

人以物重

虹流而庖犧降龍過而扶嘉生張說燕飛九齡
鶴集大年胎垂毳毛康節母因猿感杜元凱李
公垂蔡君謨為蛇吳越武肅為蜥蜴鄭愚武穆
皆見猪形人固以物重耶固有不可知者

壽

禮外傳曰人之壽不過百二十過此不死是為

失歸妖怪然洛陽党翁壽一百七十餘瑯州宋
卿年一百九十五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
公年一百八十餘東甌王壽一百六十李珍年
一百三十八晉趙逸五百歲洛陽李元爽年一
百三十六涪陵譙定年一百三十大原于伯龍
年一百二十八魏羅結梁顧思遠皆至一百二
十宋大中間東都僧好飲茶年至一百三十王
仁裕遠祖母二百餘歲穰城民二百四十歲
國朝成化間濟寧民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孔
無似北京人四百歲斯皆非有道術者而壽若
此豈亦失歸之妖耶至於文考輔嗣叔寶敬仁
子安長吉居寔之輩反不得三十造物有知何
不奪彼予此令人短氣

物性不遠

瓠已鼓琴遊魚出聽師曠奏樂玄鶴飛舞杜鴻
漸登閣奏鼓群羊躑躅開山陞座講經家雞佇
立李牟臨江奏笛水木森動羯鼓縱擊而桃李
舒吐南呂一名而草木成實守素祝桐脂汗自

絕薛弼伐樹鷺群悉空太清興嘆鴨脚發花乃
知鳥獸草木之性去人原自不遠而人心有不
可感者其冥頑反出物下矣故舜能使鳳儀
舞不能化四凶之暴韓能使鱷魚遠徙不能止
李逢吉之譖

閔王神

閔壯繆之神自唐以前未聞威靈至宋真宗祥
符間解州鹽池忽為蚩尤所據池鹽耗竭祈禱
無驗帝夢城隍語其故勅龍虎山張天師舉閔
王諭旨果大風雷一晝夜而池鹽俱溢遂賜勅
封嗣後屢顯神靈至今日則家祀戶奉即兒童
蠻貊無不知崇信者乃知鬼神之神之顯晦亦自有
時耶

菜膾名

菜號諸葛膾名郎官

江南人作膾因張

湯名荀

令朱雲

縮砂湯曰荀令湯三稜湯
曰朱雲湯見墨莊漫錄

玉衣

漢霍光薨賜以玉衣梓宮注云以玉為襦如鎧

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後漢耿秉死亦賜玉衣
此皆死者之服也按六韜武王伐紂紂衣寶衣
自焚又太始元年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
衣又甄后生時髣髴見人以玉衣覆之則真以
玉為衣矣

身化

魏公子終席謙讓平原君不敢言獻五城尹翁
歸不可私干定國不敢見其邑子顧協清介衣
單蔡法度欲解襦與之而卒不敢言劉晏遺李
廩竹簾三攜至門而不敢發揚綰拜相京尹減
損駟從有以世務干者見其言玄遠不敢發辭
而退杜黃裳夫人朴素李師古不敢通賄賂盛
德之士望之而令人消其鄙吝非虛語也此之
謂身化

韓康伯張蕪

韓康伯數歲時母與作襦令康伯持熨斗謂之
曰且着襦行作複袴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熱
今既着襦下亦當煖張蕪小時母謂其寒欲作

袴蕪曰且作襦如熨斗着火其柄自熱此二事
絕類今人知有康伯而不知有蕪

李固宋璟

李固以忠直名一時而胡粉飾貌宋璟剛直難
犯而善擊羯鼓皆不類其為人然固之傅粉或
出梁冀誣謗之語乃漢魏間人以傅粉為常陳
思王何平叔皆為之不足異也璟之習羯鼓亦
以明皇所尚故臣庶從風耳要皆不足以累二
公之賢至於趙清獻宰清城而挈伎以歸胡銓
浮海生還而戀黎情絕與二公為人不同乃知
蘇子卿駁胡婦誠非虛語

書籍

古人書籍皆用版策紀載浩繁重不可攜千里
負笈說為難事非若今人箋素之約也梓本未
興皆用謄寫衡陽王鈞手錄五經孫敬折柳為
簡手自寫經張叅手寫九經非若今剞劂之便
也然古之博學者什五今人博學者什一豈誠
天分有限當由宴安惰窳或以制義分心耳

成佛作祖手段

蚩尤造五兵鯨作城瞽叟作瑟桀作瓦屋紂作
瑩篔秦始皇廢封建為郡縣築長城以驅胡王
莽置學官隋煬帝設進士科武曌試士彌封及
敕僧尼隸祠部雖淫虐悖逆之主自有千古不
可磨滅之事此成佛作祖手段非中人以下見
解也

休官難事

大臣休致固是難事蘇易簡所謂退位菩薩難
做者也而勸人休官尤難出口非交分之深鮮
不以為罪矣陳振獻鷗賦於崔湜湜雖稱善而
心不悅張正甫為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
力贊之既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
大事慎勿與少年郎議之魏仲先上王文正詩
曰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
封今已畢此回好伴赤松遊公得詩大喜以酒
茗藥物為答然終不能用也寇萊公再入中書
魏亦貽以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從平地作

神仙公亦不能從惟陳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
世修獨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
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
節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為倅值生辰獻遺
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挂冠高
節莫因循公嘆咏久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致
仕二公之從善勇退過人遠矣國朝李文正
當國日久有士人投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
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
規啼公得笑而已張華博學知天文處極亂之
世中台星坼其子勸其遜位而卒不聽以死况
其他乎明夏言為相懸車日久與鄉人飲有村
氓齒長據上座不遜公鬱鬱不自得遂復起夫
以宰相家居有何不足即市井不識政自美事
而乃芥蒂胸中宜乎其不克終也正德間朝議
欲起三原王公怨者汝南強景明寄詩云八十
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
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

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
公得詩大悅竟不出此亦有古人之風矣

化書

譚景升化書百一十篇文詞簡暢義理粲然其中雖有長生太上等語而無龍虎刀圭偽妄之術恍惚之語道德南華之後此其翹然者也齊丘篡試奸雄之鷹犬乃欲掩其書為已有亦無忌憚之甚矣

人君舉動不可輕

漢武帝微行至主人家與其婢宿婢夫操刀將襲之有同宿書生善天文見客星將逼帝座高聲叱之三四過其人始退遂捕殺而誅之

太祖皇帝微行至一店卧枕木踏草至夜深店內夫妻語曰今夜此翁又出矣當頭木而足草也上聞之亟易頭而寢少頃其夫出視上復入謂婦曰誤矣此人乃足木頭草也帝乃獲免白龍魚服困於豫且人君舉動可不慎乎

奸賊

元和中惠州一娼震死朱書其脇曰李林甫欽
宗時檀州雷擊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天
聖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
驢腹下白毛有馮拯二字紹興元年漢陽蔡氏
女被雷震死有文曰唐相李林甫洪武間吳山
雷擊蜈蚣背書白起陸允誠家烹雞而雞背有
李林甫三字宛然客皆驚而不食天之報奸賊
亦嚴矣就中惟李林甫凡三見豈以怙權害物
最甚而又以善終故其報獨重耶

微詞解紛

南唐時閔司歛率繁重商人苦之屬畿甸亢旱
烈祖宴於北苑謂群臣曰外境皆雨都城獨不
雨何也申漸高乘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烈祖大笑即除之唐昭宗時李茂貞權油以助
軍費因禁松明優人張廷範曰不如併月明禁
之茂貞笑而罷其禁吳越錢王令西湖漁者供
使宅魚民多怨歎一日開宴命羅隱題呂望磻
溪圖羅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總戎釣國更

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
大笑盡行蠲免宣和間用當十錢伶人為以當
十錢買水者水一盃一錢於是必令飲十盃至
於委頓上見之笑遂廢不用微詞解紛有甚於
批鱗苦諫者

以地名物

蔡出善龜故名龜為蔡衛地多驢故名驢為衛
然禹貢九江納錫不聞自蔡齊趙之間皆產長
耳命名之意或所未詳

六眼龜

蘇子瞻謁呂微仲值其寢逾時乃出談次有綠
毛龜蘇曰唐莊宗時林邑國貢六眼龜優人敬
新磨為讚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他
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此蘇戲語
也攷之史傳寔有六眼龜郭景純江賦龜有六
眸宋大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於東陽太
守劉勰得之以獻南齊永明八年四月長山縣
王惠獲六目龜腹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唐五

行志大足初虔州獲龜六眼一夕而失睿宗先天三年江州獻靈龜六眼腹下有玄文又嶺南欽州出六眼龜然寔止两眼耳外四眼乃斑點無紋花圓長中黑與真目並排端正不偏人莫能辨也

異能

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箋記耳兼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隋劉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元嘉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群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此三人者皆可謂絕世之技而元嘉在童亂之年尤為殊絕梁唐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身又聽受三事並題亦其次也

文海披沙卷之五



晋安謝肇淛著

木異

孔子手植檜與老子堂前雙栢雖千年久枯不
時發榮然猶曰聖人之地有神靈憑藉而然也
宋元豐間秦鳳舉兵進山川圖有秦時栢一株
雖枝葉無存而斲榦不枯上以筆點其枝上嘆
豈久之無何秦郡奏枯栢一枝復榮元豐庸主
豈尼聃之比耶而靈異乃爾事固有不可知者

鳳州宣州

鳳州有三出曰手酒柳

謂婦人手皆白柳皆翠色與他處不同又公庫

多美

宣州有四出曰漆栗筆蜜

李愈語見明州墨客揮犀

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喫底賤

燒是草着是草鞋喫是鹽慈

谿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藁薦

大街上好放薦

郭奕

樂羊食子劉覽劾兄忠矣史牟以私販殺甥梁

車以踰城剛姊正矣然而君子弗善也夫子曰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孟子曰其所

厚者薄無所不薄骨肉之間寧情勝法無法勝

情聖賢處此有微權矣晉郭奕為雍州刺史寡

姊隨之任其僮僕多為不法為下所糾奕按省

畢歎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悉遣不問至

哉言乎可謂得聖賢之用心矣包孝肅在廬州

日撻其母舅亦好名之過也

物化

物化多矣其尤異者則王莽時五銖錢化為龜

漢宮女化為飛蛾晉太康中會稽螻蛄化為鼠
元嘉中河內司馬元胤祭柑化為鵝唐玄宗時
石化為麪桐廬山中竹化為雉唐太和九年鄭
注篋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化書曰老楓化為
羽人宋元祐間辰州丹砂化為雉

雨異

雨粟雨麥雨金雨毛雨枣雨血異矣其尤甚者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
美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墜地悉為龜魏文帝
時安陽殿前雨朱李八枚啖之數日不思食河
間王子元家雨小兒八九枚墜地皆長六七寸
張仲舒在廣天雨羅箋甚多晉劉聰時平陽雨
肉廣二十七步明弘治庚戌三月慶陽雨石無
數皆作人言聽之歷歷可辨

異名

魚名琵琶燕名琥珀樹名如何近矣菌名笑矣
乎李名顏回菜名孟娘松名孔雀檜名鴈翅茅
名博士牛名郭椒鼠名仲能蟲名傍不肯鳥名

告天子

師道

師道之難自古歎之雖等三生寔由卒合形骸
難略城府易生馬融之於鄭玄伎也張禹之於
戴崇彭宣偏也邊孝先之解嘲玩也郭林宗之
擲杯倨也陰鳳徐遵明之番質衣物劉炫視束
修為教恠也沈重談皆紙上淺也今之為人師
而能去此六病者寡矣

四豪

四豪之在當時皆以好客著聲俾於敵國然孟
嘗容無貴賤一與文等而馮驩食尚無魚平原
一斬笑甦士皆歸心而不能識毛遂毛公薛公
春申無可稱述獨以珠履為豪汗明三月而後
得見驕士若此卒死人手信陵意氣傑然獨出
然毛薛賣漿博徒猶能知之虞卿名已著而不
知何也漢肅宗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
何異葉公好龍固知四君好客徒為名耳

物異

鱉有三足龜有六眸見前牛有六角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述異人有三身張審蛇有兩頭孫叔教狐有九
志尾鳥有四足五臺山上鳥獸有五足狀如獅

郝氏

釋氏輪迴報應之說本以勸人為善也梁武帝
后郝氏平生妬忌損物害人死而為蟒尚未足
快人意乃帝一為禮佛懺悔即生忉利天見一
天人容貌端麗異香馥郁是以一生惡業一懺
盡釋既免惡道又生天界復何憚而不為惡哉
釋教之不足取信者以此

嚴武

嚴武欲殺杜子美宋人極口為之辯夫以武之
陰賊殘忍八歲時即以鐵椎擊殺父妾在京城
時納鄰女之奔又懼其追而以琵琶絃縊殺之
其視杜陵老叟机上肉耳武之所為不殺者杜
雖失言不過潦倒詩酒無足深忌至於八哀輓
詞政自少陵全交厚道未足為不殺左券也

問腹

王丞相指周伯仁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
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伯仁見顧和
搏蝨不動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
最是難測地唐明皇指祿山腹曰此中何所有
答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章子厚坦腹問蘇
子瞻曰此中何所有蘇曰此中都是謀反底家
事蘇亦一日坦腹問諸姬曰知吾此中何所有
朝雲對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此數者問同
而答各異然周語近誇蘇語太劇祿山語佞朝
雲語激獨顧語玄着是以受知為令僕之才

副急淚

顧長康哭桓宣武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
溜和士開母喪丁鄒嚴興并一朝士皆以善哭
稱程伯獻馮紹正哭高力士母逾於已親夫脅
肩諂笑尤可偽為也此副急淚從何處得來固
知人之諂佞其天性也

藝有至極

唐大曆中脩舍元殿獨一瓦工瓦畢不生瓦松

又有李阿黑亦能之布瓦如齒間不通線虢國夫人堂成置螻蟻蜥蜴其中竟日無一罅隙得入宗楚客鏤文石為堦砌地着吉莫執行者輒仆此雖淫巧近妖亦藝有所至極也

奴隸中可人

蕭穎士有奴隸鞭撻甚酷人勸其他適答曰非不能去但愛其才耳甄琛好奕通宵令奴秉燭睡則加撻奴曰郎君辭父母至京邸若為讀書執燭不辭獲罪今乃以圍棋故橫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慚而悔遂折節讀書奴隸中信自有可人者

又

予有小童頑黠無比每與賓朋博奕則通宵侍立不倦遇開卷觀書不移時輒遁去因思甄琛奴語云云始信古今人不相及即奴隸亦然也

楊用修

國朝博物洽聞無如楊用修其議論考訂掎擊詆訶不遺餘力而其所著書紕漏誤舛甚於其

言故後之人亦好糾其訛而攻之余謂古人著作或意見之不同或記憶之稍誤或耳目之覈遺豈能無病後之觀者隨事糾正不失忠臣苛求醜詆徒滋口業前代訂訛尚存厚道至用修而肆罵極矣已好攻人而欲人之不攻已也得乎王元美鑒於用修故其持論稍平

又

用修既有雋才復以宰相子讀書中秘內府珍竒人間所無之書往往獨擅其雄辯該博固有自來比流落遐服為伍間有引援自出已意問之則曰出古某書亦猶陳彭年導駕誤行黃道曰自有典故有司畏其該洽不敢糾也乃知古人山海淮南洞冥述異等書虛寔相半想當然耳

禁酒

晉元帝度江之初時以酒廢政務王導諫之遂覆盃終身不飲唐玄宗初即位常以醉後傷一人遂四十餘年永絕此味夫以中庸之主挾萬

乘之尊而能以一言一事永斷嗜慾今人以士
庶之家耽酒麪蘖或傷人犯物或敗德喪儀而
恬不知戒有苦口相勸反悻悻自以為是其不
逮二主遠矣

勞逸

昔人謂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今人當年富
力強之時玩日愒月飲食燕樂有書不讀有子
不教是當勞而反逸也及其筋力既倦血氣既
衰終日營求為子孫作牛馬是當逸而反勞也
其違天甚矣

巫讖不足信

巫讖之言無論不中即有中者亦多事後始驗
其間因疑似而害人者多矣秦始皇以亡秦者
胡遂令蒙恬逐胡暴師十萬於外而不知其子
之為胡亥唐太宗以讖有武姓代唐李君羨遂
以小名見殺而不知內嬪之有武氏魏道武開
以神巫之言滅清河一郡手刃萬人而見殺者
乃妾萬人及門子清河王也李德裕以白馬之

厄親族中外無敢畜白馬而害己者乃白敏中與馬植也王平甫曰卜筮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信哉符讖亦猶是矣

體物之妙

古人文字雖極草草處亦曲盡體物之妙如曹子建雀賦云頭如顆蒜目如擘椒真可為雀傳神矣楊用修載白樂天荔枝序云核如琴軫體狀亦甚精當而考之白集原作枇杷當是用修以意改之身然枇杷語不如琴軫

崖公蜺斗

唐番人許小客謂姚崇曰今日崖公甚蜺斗崖公者天子也蜺斗者歡樂也閩中人謂腹大為脈肱雲南人以官人為麻繩此與番語何異

妖惑

天門山行人以蟒吸為飛昇緱氏仙鶴觀道士以虎食為得仙張道陵為蝮蛇所吸門徒神之以為登天唐蘇湛以蛛網為聖光卒為所食武當劉先生遇仙童絳節召已上昇沐浴將去弟

子王道士呼雷震之擊殺一巨蟒明州新戒僧
遇老鶴精以為神仙閩禮斗僧被火毛手鬼擲
其首以為神游紫府幽州石老為子沉江中妄
指雲中白鶴以為得仙世之妖惑大率若此至
死不悟亦可哀也

風水

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
子咬殺人見七脩類藁東昌亦有諺曰夏津不撞鐘
高唐無北門撞鐘人頭痛北門生蝗蟲相沿至
今不敢易也

天開眼

天之開裂人常見之燕馮跋齊高洋皆獨見天
開羊襲吉少時見天開中有雲霞樓閣之狀王
文正旦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姓名臨安馬浩瀾
亦見之宣德中一日裂西南十餘丈俗謂之天
開眼郎仁寶辨其訛以為偶有欠缺自當復合
若地之裂則質也故不能合然閔中地震時常
有裂開數十丈而復合者當其裂時人畜屋宇

盡墮其中及其合後睿不可尋掘之至深不復得也天地之變豈可以常理測哉

龜不見碑

成祖皇帝為太祖建碑於鐘山鉅麗倍常鑿既畢而龜趺太高碑不能上管工者患之莫知為計一日夢有神人語之曰欲豎此碑當令龜不見碑碑不見龜既寤思而得之遂令築土與龜背平輦碑其上樹之然後去土

詩文人見識不定

詩文人見識多不定其於節義二字不甚了了班固失身竇憲中郎終殉董氏六朝范曄沈約之徒尤難枚舉李白王維幾以從逆不保首領元微之柳子厚劉禹錫比於匪人身名俱累陸務觀出入侂冑之門趙孟頫甘事亡國之虜豈文章節義固自兩途耶乃知晉之靖節宋之臯羽不當以詩人目之矣

阿堵寧馨

阿堵寧馨皆俗方言也阿堵猶今言這個故王

夷甫謂舉却阿堵物顧長康謂精神政在阿堵中但作這個讀其義自明寧馨猶今言恁地故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宋廢帝悖逆太后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但作恁地讀其義亦明今人以錢及眼為阿堵又以寧馨為稱美之詞習而不察也

家諱

古人家諱極嚴有犯之者輒至流涕徒跣梁謝舉聞諱必哭甚至范曄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劉渥父名樂而終身不聽樂不游五岳徐仲車父名石而終身不踐石袁德師父名高而九日不食糕白樂天母墜井而時以賦新井詩為譏李賀父名晉肅而時以舉進士為非裴德融父名臯而以高鐫門下及第為罪則不通之甚也今時家諱不出門即子孫臨文亦自不諱即國家廟諱亦然學士大夫有終其身不知者可謂有古道矣

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官之奇諫虞公曰虞不臘矣史記謂秦惠文王始臘風俗通謂漢始改為臘又有以虞不臘之言而疑左氏非周人者皆非也

張子野

張子野老而買妾蘇東坡為詩以戲之詩中皆用張姓事但江南刺史已無腸注以為劉禹錫然全篇皆張不應此句突用劉事或者坡公用有僻事未之詳耶

款乃

款乃當音靄廼款字從矣從欠非款字也子厚款乃一聲山水綠注云一作襖靄款乃襖靄皆棹歌之聲音今人即以款乃音襖靄非也即仁寶七修類藁辨證極明而世人尚未信從故為拈出然仁寶後釋疑文字一條款乃又注音襖靄何其無特見也

物有人心

鸚鵡能問上皇烏龍能噬逆僕燕子獨伴孀妻
駿馬終殉名將吉了不願入夷里烏報効孝子
舞馬不順祿山供奉跳擊溫賊崖上白鷗悲號
墜水勝國五象不拜皇朝至於白龜黃雀螻
蛄蠅蟻皆能感不殺之恩出垂死之地物類之
有人心者可以媿天下無義氣丈夫

潔疾

古今有潔疾者莫如庾炳之王思微米南宮倪
元鎮然他人猶似矯偽倪至終身不與婦人交
此真得潔之理者也今人亦有好潔者然但修
飾於飲食衣服之間至於男寵女色汙穢之極
惑溺滋甚恬不介意此豈真好潔哉

理之所無

紹興大龜塚上直豎一石如擗搥一人撼之則
動搖其下可以線過而數十人舁之則不能起
莆田九鯉湖雷轟滌有石人以手指戳之則動
而極力挨之則屹然不動福州蓮花峰石亦然
闊灤海水遠望高如山近處極下至對岸視則

遠處亦然徑山嚇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線
徹底可以經過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無

宋興亡

七脩類藁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
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己卯混
一天下亦以己卯亡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
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為報應不特此也幹離
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政與藝
祖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
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
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相似而訛

爾雅以守宮為蜥蜴以益母為菟蔚詩義以蠹
為蝼蛄荀卿以蘭根為芷高誘以乾雀為蟋蟀
蔡司徒以螻蛄為蠓何遜以擁劍為魚蔡中郎
以反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蛩為蟻蠊孫思邈以
合歡為萱草郎仁寶以蚌肉為淡菜以水雞為
蝦蟆溫飛卿以紅豆為相思段成式以蒙貴為

猶此皆相似而非格物者不可不察也

胥山

姑蘇山本名姑胥然以為子胥死後後人憐而名之非也姑蘇臺乃吳王闔閭所築而子胥臨死已有麋鹿遊於姑蘇之語安得謂後人所稱耶

白黑鬚

寇萊公欲入相而患年少則服葫荻地黃以變之白史天澤為中書丞相而嫌其老則用藥以染之黑鬚髮何關於神明乃為躁進者簞弄若此可歡也今人考生儒時則損年數行取臺省時則增年數舊制不過三十妓多損年數而罪人多增年數不得入臺省其意一也過七十則叔贖

書名

古今書名有異者截江網宋時舉業鬼料竅星象白

獺髓張仲文書碧雲馭梅聖俞著鄧思賢訟牒之法蠶衣

祝允真珠船胡侍玉壺冰都九宮亭亭白姦道甲

鐵掃帚擇日一粒粟地理珊瑚木類天厨禁鬻

惠洪詩話五色線郭忠恕麟角書類火珠林卦

書百顆珠術宵練匣朱得之著鼠璞戴中流一

壺白士偉千里駒卦赤鳳髓道家仙鳧羽翼甚

矣人之好異也

三十六人

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眾橫行

官軍莫敢撻其鋒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

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沒無忌官軍不敢收捕

二賊相類而皆三十六人宋江中有一丈青花

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人一僧最勇健豈皆

天罡之數耶

更鼓

入夜每更五點遞為二十五點李郢詩二十五

聲秋點長是也今禁漏首尾二更去二點者蓋

昏鐘禁鼓一動即禁人行初更二點夜未深後

二點天將曙皆不宜禁者故以三點為起止耳

今人不知以為起於宋太祖因五更頭之讖遂

去之不知宋太祖因此讖令宮中皆轉六更然

後鳴鐘又何嘗禁初更耶

禹穴

楊用修辯禹穴以為在巴蜀其言甚堅而余未敢以為然也宇內山川同名者多矣豈可以已一時之偶見而盡排千古之議論乎王元美有辯不贅然據呂柟遊龍門記則龍門亦有禹穴蓋三禹穴矣蒙山寔在雅州如必以為在雲南則山東亦有蒙山何以知禹貢之蒙山不在此而必在彼耶大率用修之議論好奇而輕信強辯而不顧理

賜姓

唐以前多賜姓者然率以國姓賜之婁敬項伯之類是也國朝間有賜姓者滁陽之宥原姓宥聖祖改賜姓宥指揮姓祿有功賜改姓車沐黔國無姓賜姓沐英宗時有進士魚茂上不識問之對曰音陝遂改賜姓陝世宗時南昌袁公貞吉傳臚上惡之御筆畫為衷遂姓衷然皆有為也

三元

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馮京宋庠而不知有楊寘
孫何國朝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
觀池州貴陽人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
氏及二女皆不屈死一門忠節炳炳若此而人
罕知之良可歎也

務多無用

齊陸澄博學多識過於王儉觀其所言儉亦心
服至於讀易三年不通文義欲撰宋書竟不能
成終貽書厨之誚臧嚴四部書目自始至終了
無遺失而沒世無稱唐谷那律博通典籍褚遂
良呼為九經庫李繁任隨州刺史諸葛覺從之
讀書韓文公所謂鄴侯家多書挿架三萬軸者
可謂無書不有而二君生前著述何寥寥也他
如任耒經苑景翼書窟傅廸李德皆以篋稱聚
而不運何裨身名至於杜少陵蘇子瞻間閔奔
走殆無寧日勢豈能以載籍自隨而其詩文貫
穿淹洽似一一檢故事用者又何也豈天分之

有限耶抑鑒裁與自運原屬兩途也

鳳毛

鳳毛出處原以稱謝超宗者超宗父名鳳故耳世說王始興子劭精神似父亦有鳳毛之譽此鳳從何而來哉今人引用超宗事則可耳劭在超宗前此語無謂也

卜筮

名人推卜之法惟著與龜今江南多用筮而江北多用龜二者之外有大六壬卜小六壬卜靈

棋卜梅花數卜皆古法也俗用者有響卜即古

鏡聽拆字卜

宋以前亦有之

天罡時卜

即馬前課大六壬之餘約者

六壬時卜

即小六壬之約者

降箕卜

即古紫姑開光卜即卦影

神佛前皆以筊杯卜又壽安縣有瓦卜

即古打瓦法

池陽有油卜

以薺花點油灑水中皆以上巳日

契丹有羊骨卜

嶺南有雞骨卜蜀有雞子卜粵西有鳥卜又有

鼠卜米卜牛骨卜田螺卜竹篾卜蠶卜虱卜

墮甌鼓盆

墮甌而不顧勇矣吾以為不若哭遺簪者之為

厚也妻死而鼓盆達矣吾以為不若哀瞽妻者之為仁也墮甌者可以破慳而其究也有國破不顧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如蕭衍者矣鼓盆者可以割愛而其究也有謂父母於子本為情欲非有恩愛不持生母服如蔡延慶李定者矣故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

小人痛快處

自古小人行事雖卑污澆恣然間亦有豪爽痛快令人擊節處蓋其才智自是不凡非硜硜自守之人所能及也商鞅變法時民多言令不便又有言令便者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皆徙之朱溫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憇柳樹下久之獨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頃又曰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曰好作車頭溫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為馬有甚難事志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王荊公當國時鄆祥正為知縣附遞上疏乞以天下之計專聽安石區畫有異同者

即大吏亦當舉黜神宗出其章示荆公公曰此人小有才近於縱橫押闔而薄於行復極陳其不可用遂勒令致仕吳孝宗對策方詆新法而復為卷議十篇言新法之善以獻公公怒而投之地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章一日至書室扣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以雜荒唐不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命左右擒下杖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得免蔡京在告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為顯官爭迎其母成訟朝廷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第問其母所欲歸遂一言而決秦檜為相都下貨壅乏見鏹市塵大闕府尹不知所為請於檜檜曰易身即宣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既至語之曰適得旨欲新鑄樣錢盡廢舊鏹不用限翌午進樣來文思官唯唯而出一時喧傳富家競出宿鏹市價大平及進樣後絕無施行又有士人偽為檜書千字牧者檜聞即與一官人問其故曰此人敢假檜書必有膽略若不

與官必北走胡南走越矣賈似道為相臨安失火賈時方在葛嶺相距二十里報者絡繹賈殊不顧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且至太廟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里許即易人倏忽即至下令肅然不道曰焚太廟者斬殿帥於是帥率勇士一時抹熄以上數事皆非尋常見解

前知

今人皆言前知不知禍患之來雖前知亦不可免張裕每照鏡自知不終未嘗不撲鏡於地郭璞謂卜珙曰吾之不能免公吏亦猶卿之不能免卿將也李漢雄善風角自言當以兵死天祐丙子游浙西至日嘆曰氣候甚惡當有兵起吾當避之既而稽晉旬日晚望嘆曰禍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入府辭座中又嘆曰禍在頃刻出至府門遭兵變所害國朝胡日星識太祖於微時及太祖貴一詩扇周游天下既歸語妻曰吾當就刑於京師妻止之曰數定不可逃

也果如其言夫既教不可逃則又何貴於前知哉

纏足

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三代無論予考漢事秘辛天子納梁商女為后其足首尾長八寸底平指斂則漢不弓彎一的證也唐滕王諸官妻皆被淫至崔簡妻鄭氏取一隻履擊王敗面破額則唐不弓彎亦一的證也後唐劉后不及履跣而出則五代猶然也墨莊漫錄謂始於睿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有雙行纏之語李郢明金壓繡鞋之語為疑不知古人但不弓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今男子皆有裹脚豈得為纏足左券哉至於女裝既異則鸞靴繡履亦取其異於男矣何以必其短小乎樂天但言趺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筍謝靈運言素足之婦而不及短足之姝即東昏王奴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纏寔佳

妬虐之報

趙飛燕死而為黿，鄒后死而為蟒，李勢寵姬化為斑虵，武后死後納於大甕，萬蝎螫之。宋李后死，雷火焚其殯宮椒房，妬虐之報如此。何況民間。

篡賊之女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為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為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弑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即在廷，諸臣不可媿死耶。

物封官

自秦封松為五大夫，而唐武后封柏為五品大夫，玄宗封白驃為將軍，昭宗封猴為供奉，陳封

石為三品宋封烏馬為龍驤將軍封石為盤固
侯高齊後主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閩
雞亦號開府錢鏐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
將軍劉旻為黃驕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
號自在將軍以朝廷之封爵而濫及於草木鳥
獸無知之物豈非祖龍之作俑耶

種動物

閩人濱海種蛭有蛭田又種蠟房以殼為灰按
時投之則翌歲蠟叢生吳中人闔蟋蟀有將軍
大將軍之號大將軍死必以金為棺將軍以銀
棺瘞於後園則來歲於瘞所復得生者俗謂之
種蟋蟀大漠迤西人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
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為吹笳咒語即有小羊數
隻從地中出此尤奇也

物類有親

獼以猿為婦豺以狗為舅蜥蜴與龍為親家古
樂府云豹則虎之弟鷹則鷄之兄

因革失宜

書有逸於昔而出於今者偽可知也字有用於古而異於今者訛可知也稱謂有質於古而增於今者陋可知也然世之人猶然仍之至於官制地名代有損益自當從俗乃必襲古末俗曠曠可發一笑

文海披沙卷之五終
文海披沙卷之六

晉安謝肇淛著

前身

前身之說多矣事既渺茫語多附會但取倣竒可喜不必論其有無如平子後身為中郎徐陵後身為知威武侯後身為常臯瑯琊僧後身為張方平五臺僧後身為馮京五戒後身為子瞻鄧禹後身為淳夫李德裕後身為趙鼎才名功業頗足相當至於許立度之為蕭登永師之為

房琯謝靈運之為邊鎬馬北平之為馬仁裕顏
延之之為潘佑牛僧孺之為劉沆武夷君之為
楊億王京之為王素已自墮落一層劉公幹為
昏愚小吏澤公為浣衣婦人子羊祐出於隣家
阿練本於沙門王十朋出於嚴伯威史彌遠出
於覺閣黎又何輪廻之懸絕至是也明徐國公
鵬舉為岳武穆托身馮宗伯琦為韓忠獻托身
然皆功業不迨遠甚王文成前身為僧差不失
故步耳要之士貴自監立身前生後生可寘勿
論屠締真苦譚此說亦通人之蔽也

門客

杜牧之為竒章公幕客夜常他出公常密令邏
卒護之牧後知之感恩刻骨滕達道為范文正
公門客年少不羈時時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
至明燭觀書默坐以媿之而亦竟不改也韓魏
公卽中山亦有門客踰墻夜出公知之作種竹
詩云慙慙沈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墻客大
媿少年為客而不妄出固自難事然能為牧之

者上也魏公容能悔過次之達道悻悻自是不
知悞改吾無取焉爾

黃金

黃金一種古多而今少漢高帝賜陳平黃金至
四萬斤梁孝王沒庫中黃金尚四十萬斤韓嫣
以金為彈董卓積金成塢而漢制天子每聘后
輒用黃金二萬斤今之大內豈易辦此所以然
者世間糜費漸減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
不返者不與焉衣服之銷金縷金器玩之鍍金
鐫金鈎金釵金箋扇之泥金灑金貼金神佛之
鋪金經典之乳金軸文之貼金天下之廣一日
殆以萬 減至盡間有銷鎔所得者千萬
中之一二耳生之有限安能副無窮之用哉考
宋太宗時禁自中宮以下服玩皆不得用金一
切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戲金圈金解金剔金撚
金陷金明金泥金影金榜金闌金盤金織金金
線皆不許造安得今日而一申明此禁也耶
人與行事不類

項王喑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
臨亡不舍蘇子卿吞糧齧雪視死如歸而不免
娶胡婦生子閔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啓
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為
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
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去乃以
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
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
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反常之物

水宜寒而有溫泉火宜熱而有涼澗石宜沈而有浮石之山水宜浮而有沉水之木晝宜明而有變晝之草夜宜暗而有夜光之壁夏宜暑而有辟暑之犀冬宜寒而有却寒之玉莫輕於毛而弱水不能載莫堅於石而滑托獨能吞莫酷於火而有不灰之布莫勁於金而有食鏹之蟻飛者以翼而龍以無翼飛行者以足而虵以無足行物理反常不可窮詰

飲酒害事

世間第一害事無如飲酒以治身則敗德喪儀
以待人則起爭生譽以為學則廢時失事以治
家則招盜生姦以臨民則損威失重以為政則
顛倒錯亂唯有苦寒孤客以此消憂囚禁罪人
藉之度日舍是無一可者也今人但見古人亦
有耽酒者不知陶潛嵇阮李杜之輩蓋遭世亂
家破愁不聊生而其才名為世所崇重恐有不
測之禍故以此自汙身韓退之所謂有托而逃
者是也觀其詩文卷帙精思細語豈終日醜醜
之人所能辦哉劉玄明言為官唯日食一升飯
而不飲酒此第一策可謂格言也

詩文愈疾

魏武讀陳琳檄曰此愈我頭風此是稱贊之詞
杜子美謂鄭廣文吾詩可以愈疾此是自得之
語乃漢明帝楊后有顛疾得內傅孟召文讀之
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宋張乖崖與傅
逸人會於韓城終夕談話隣里有病瘧者皆不

發則是真可療疾矣然此理之所必無也自古大聖大賢皆不免有疾已所不免何能愈人或謂傅有道術則可耳

喜鵲鵲

竇申至人家謂之喜鵲卒坐此見誅劉申每至人家輒遭禍難人謂之鵲亦卒不容於世

天子別稱

稱天可汗者唐文皇也稱鄉貢進士者唐宣宗也稱蓮峰居士者南唐李後主也稱道君者宋徽宗也稱太師威武大將軍者明武宗皇帝也

借錢下禮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間則天上亦有嫁娶亦有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報怨皆所當問者也書此以發一笑

封陟

上元夫人降封陟陟守志不顧至於再三終不

與接後陟死遇夫人道上判曰性雖執迷行實
堅潔賜延一紀任生讀書嵩山有女子就之留
詩再三任亦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女子判文
字曰數雖盡既相遇不能忘情更與三年問之
吏曰此是紫素元君仙官之極貴者神仙事雖
不可知而二子守正卒以見佑永年非偶也耶
素聞王軒遇西子而屢宿浣沙溪吟咏賦詩以
希一遇惑亦甚矣

人身藏物

牟龍藏於指甲樂神藏於鼻息孫藏於頸雀藏
於瘤飛蛇藏於眉間內塊隱娘藏於腹人之一
身皆可為逃遁藪也故窮神愁鬼不召自來狂
魅睡魔屢驅不去

福有厚薄

張說與盧懷慎同相說富而懷慎貧及盧疾革
夫人謂其莫疑未盡盧曰冥司有爐三十為說
鼓鑄橫財我無一焉福有厚薄安可比哉故李
德裕張齊賢皆食萬羊李嶠為相卧無裊褥上

命賜之輒通夕不能寐張文瓘分無堂食或強之食輒患心腹痛夫天既予之以相而不予之以福良可笑也

人在塵埃中

無目表弟乃是天曹判官野合游娼却是菩薩度世智奴不慧道士禮為太一隣宰衰翁伍伯指為司命海山使者隱跡胡奴坐化至人混名劇盜人在塵埃中皆若此矣

災木

古人以文字紕繆而殺青者謂之災木唐舒元與有悲剡溪藤文云今之自謂能文者皆天閼剡藤者也然自古以來梨棗箋麻之灾至今日而始極達官貴人筆多假手文絕彈射出於餘竅人亦承之公移俚牘裒然充棟矣紕袴金埒強作解事一識之無便謀壇坫標竊數言裝潢廣布使讀者匿笑道好面代發紅又有乳臭小兒名未立而即獵羔雉白髮高官人已陳而猶誇芻狗列之筐篚詭為膏薌徒飼蠹蟬不堪覆

孰此當用祖龍一炬無煩鮑姑艾也

江州索駝

柳子厚作黔驢記謂黔之虎不識驢此雖戲言亦理之所有也唐劉秉仁為江州刺史自京將一索駝至郡放之廬山下楚人見而大驚鳴鼓率衆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則所放駝耳夏蟲疑冰固自不妄妙在無意

詩句之妙政在無意中得之池塘春草語亦平淡曲終不見詞雖警拔而亦詩人所能到語也至於子孫閒為客清光何處無落葉滿長安似口吻常語而皆得意喜極發狂要在神會難以語人

詩文虎

有文中虎宋謝希深上啓楊文公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書於扇上語人曰此文中虎也陳同甫亦自稱為文中虎有詩中虎羅鄴牡丹詩云買栽池館

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時人謂之詩虎有書中虎唐李陽冰善書竇泉稱為書中虎

奴婢遺害

劉伯玉妻妬投水而死遂為水神每男女靚粧過渡者風必覆舟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為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田廬盡遭漂溺奴婢死後猶遺害若此

鬼物畏人

縣令方正縣妖破膽至相率遠徙王老福盛鞭太歲數百而不能報江涇顧老獷悍窟豪金神七殺被其觸犯至盜寺油塗瘡而不敢犯延平吳氏五女悍惡號為五虎有宅凶恠移榻持刃中庭獨寢至旦帖然乃知人之善者惡者福祿盛者鬼物皆畏之而反禱祠求福亦惑之甚者也

刑獄冤濫

宋潼州王藻為獄吏每夜持銀錢無數歸家妻疑之一日令婢餽食比歸婦迎問曰適狔蹄十

三鬻美乎藻曰只十鬻耳妻曰必此婢竊食或
與人有私也藻乃置獄具訊婢婢自誣服妻乃
從容謂之曰爾日日持錢歸吾疑爾鬻獄不無
枉濫故以婢事試汝耳寔未嘗盜肉也自今以
往毋以不義之物重貽冥譴藻大悟即日棄役
出家世間第一冤濫是刑獄事鍛鍊自誣死於
箠楚者多矣閩大中丞劉公居官明恕恒欲去
獄具之最酷者一日晝卧書齋案有雞子一椀
見一鼠仰卧以足抱卵一鼠曳其尾入瓦際遂
巡之間雞子皆盡劉起召門役責以盜卵不服
命取諸刑至皆不服最後命取錫虵即自誣伏
錫虵者錫作虵狀而虛其中纏腰腹間以沸湯
沃之最酷者也劉即日下令除此刑

人妖

宋卿家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飲不食不
知年歲子孫朔望羅拜垂頭下視太原王仁裕
遠祖母約二百歲形纔三四尺飲啖甚少往來
無迹惟床頭有柳箱戒子弟勿啓一日無賴孫

醉啓之惟一鐵篋自此竟不回池州村祖翁媪
二人各長三尺鯨食擁體坐佛龕中兩眼能動
蘸酒口中亦能舐之皮皆黏骨不知年歲胡瑛
寓金城人家有七代祖姑為魅內鐵檻中伺間
得出飛走竊食南皮弓手張德人首蛇身每日
須肉十餘斤沂密優人二子六七歲髯長尺餘
襄漢客店旁人無首編草履疾如飛飢渴輒以
手畫湯粥從頸灌入崔廣宗為張守珪所殺形
體不死飢即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
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果如其言此皆人
妖以語人未必信也

竇氏五子

唐竇叔向有五子年輩序常群皆有詩名宋竇
禹鈞亦有五子儀儼侃僖偁皆位通顯謂之燕
山五桂二竇何相似耶

物聚必散

大凡尤物聚極必散毋論貨財即書畫器具裒
集甚艱而其究也或厄於水火或邁於兵燹或

敗壞於不肖子孫或攘奪於有力勢豪如隋嘉
則之書籍宋宣和之玩好李衛公平原之木石
趙明誠校讎之書刻以四海之物力畢世之精
神而一旦澌滅無復孑遺豈成毀自有數耶抑
亦造物之所忌也千載之下猶扼腕歎恨何況
當時

子弟好尚

人家子弟好尚不同觀其志趣足覘門戶之興
衰好詩書文墨卓爾大雅其最矣好畫帖珍玩
者次之雖近文雅未免惑溺好山水木石者又
次之漸開侈靡無裨神情好聲色狗馬者又次
之稍近豪舉多比匪人好麪藥舖啜者又次之
醉生夢死無益無害好修齋祠神者又次之無
丈夫氣啓姦盜端好聚斂貨財者又次之非不
富厚品劣行猥好博奕者又次之好黃白者又
次之迷惑不悟必喪其貲好機詐鬪訟者最下
小則亡身大至覆族

論茶

茶之於人功力最鉅無論其品色香味為大雅所宜即益精神消壅滯亦服食家之所不廢也
綦母旻乃著論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斃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信斯言也則必飲酒食肉膏腴厚味使肥腴若太罕而後為佳耶移此論人必以躋之壽為是夷之夭為非季氏之富為高而顏子之空為下矣鄙俗之譚莫此為甚而舉世莫知非之何也

愛官甚於生

陳武帝將受禪范雲忽有疾延徐文伯視之曰可速愈但二年後不抹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汗之愈得與用立迨二歲果死宋劉粲微時夢人語之曰仕宦遇中則死如是數四比仕至朝議大夫積勞不敢求遷秩其妻趣之不得已自列命將下謂人曰中散至矣萬一如夢奈何拜中散大夫不兩月得疾死人之愛官有甚於愛生者此吾所未解也

才類有壽

天下之有壽者無過於木嶧山有禹貢時孤桐
然枯槁無生氣曲阜有孔子手植檜時時發榮
泰山有秦大夫松秦郡有秦時柏東岳廟有漢
時柏涿州有漢昭烈時大桑盧龍靜安寺有陳
朝檜吳興鉄佛寺金陵牛首皆有六朝時银杏
樹茅山及洪州西山皆有許旌陽手植檜范石
湖在成都見唐時梅呂吉甫宅有唐時雙檜建
寧都司有五代時樟木其竅中可設數席耳目
所及者如此竊恐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處當
有洪荒時樹木也

宋孝宗事

宋倪正父記孝宗聖德九事亦甚尋常庸主皆
能之至於寶器圖玩任其朽蠹鎖篋筭而不觀
鄙俗逼人中秋鼓琴兩曲飲湯一盃巡簷數過
就寢則因光宗缺於奉養有無限淒涼情況可
謂之盛德乎大臣不名可也施之諸璫褻威極
矣此皆不足稱也

不善自知

人為不善未不自知者子胥主父偃所謂日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也亦可悲矣然猶有不得已者如子雲之美新阮籍之勸進范質之下拜為掾死計耳至如唐朱泚僭位逼太常卿樊系為冊冊成仰藥死周本賀徐知誥篡位歸仰藥而死與其成事而死孰若不成而死乎林希草子瞻責詞退謂人曰一生名節壞矣夫責詞不草無關利害至甘壞名節而為之吾又不知其何心也至於陶穀危素揚揚自得無復羞愧視此又不若矣

覓句營生

倪文節經鉏堂志記苦樂一段甚佳但云賦詩可樂而有覓句之苦營生雖樂而有多怨之苦兩語未然覓句似苦而實非苦事如飲飽者必咀嚼欲至者必行步如果苦之當棄而不為矣營生原非樂事無論聚怨即忻然奉之有何可樂况持籌會計憧憧往來寢食不得寧處此天下最苦事也予欲改之曰覓句雖苦而有得意

之樂多財雖樂而有營生之苦

愈病

桓石虔之名陳琳之檄杜子美之詩文潞公之押王摩詰之畫王漸之經義皆能愈病乃知邪崇之氣不敵人道舍人而事鬼者非術士之談則婦人女子之見也

竒疾

虱癢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雷丸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獺瓜治之隔食蟲藍汁治之人面瘡貝母治之至於斛二癢虱疔及陳櫟母飢蟲牛師古食掛陸顛消麩蟲陳季直妻腹作鼓聲聞於外雖幸而獲愈亦竟不得療之之方也造化小兒苦人甚矣

盜可以德感

王子敬被盜呼謂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盜笑而去宋查道罷官與程宿寓逆旅中夜盜取其衣覺呼程曰衣有副乎當奉假盜聞棄所獲而去明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絕

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
書三兩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之而去彼
雖穿窬之雄未始不可以德感也

才不才辯

香以薰自燒膏以明自銷商立之木以不才終
其天年此數語世人皆襲用之亘千古未有辨
其非者吾以為君子處世寧作玉碎不作瓦全
寧作蘭摧桂折不作艾敷蕭榮況不才未必皆
終天年也莫賤於草菅人得而割之莫穢於糞
土人得而掘之山中之木特幸而不遇斧斤焉
身况使不才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即與天
地等壽亦復何益若必舍顏回之夭而就盜跖
之壽避袁粲之死而為褚淵之生吾未見其可
也

王孫公子

秦漢人相呼率有美稱如漂母謂韓信為王孫
武帝謂魏其為王孫蔡中郎謂王粲亦為王孫
雋不疑謂暴勝之為公子此亦口頭常語耳百

方解釋至謂王孫為魏其字公子為勝之字此
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偽書

漢成帝時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偽造
尚書百二篇以獻帝出內府秘書校之無一字
相應下霸於獄吏當霸欺君大不敬當斬帝竒
其才釋之隋購遺書時劉炫常造偽書上之以
取賞後竟事發抵罪以二子之才有著述自
足千秋何至假古人以媒利卒之利未得而害
隨之亦惑矣不准之逸周書張商英之素書三
墳張靜修之上清經阮逸之關子明易傳李衛
公問對皆屬偽妄而幸免於世乃其書流傳至
今而莫覺其偽也幸矣

雲雨雷可食

開山圖曰霍山南岳有雲師雨師注雲師如蠶
長六七寸似兔雨師如蛹長七八寸似蛭雲雨
之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之嶺南有雷公
冬蟄地中人掘得便擊殺而食之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子古人忌之然田文稱豪齊國胡廣天下中庸崔信明以文章名王鎮惡以將略顯漢王鳳晉紀邁張嘉金田特秀皆有時稱唯南陽王綽不軌被殺道君皇帝終陷虜庭若二人者不舉可也

小事不可忽

陳平為宰分肉甚均卒宰天下任安為人分麩鹿雉兔象人皆謂任少卿分別平後亦以氣節顯謝玄在桓司馬府雖履履必得其宜人知其有將略樊仲為州人設食比至日中不可得食而什餘自起潘濬以為侏儒觀一節之驗竟以數百人破之人於小事可忽略哉

文人無行辯

古人常謂文人無行非文人之無行也文人者才知高明之士也幸而際時遭主事與意合則勛業文章自足千古不幸而流離偃蹇濡足權門急於謀身不遑擇地蓋亦有之政桓溫所謂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者兩言雖名教
罪人然亦非庸常人見解也今人但見楊雲許
敬宗宋之問沈約章子厚王安石之輩遂以為
口實不知尚有孔北海諸葛武侯駱賓王陶元
亮謝臯羽文文山方正學輩也大率才與不才
各居其半此造化定數何但文人至於小節細
行如司馬竊貨幼輿折齒一一論之宇宙之內
當無全人蓋由才名時代所忌未免一人吹毛
而衆人吠聲耳偶發此論為千古文人吐氣

得官失官

向敏中拜右僕射真宗意其必喜密令李武昌
覘之門外賀客寂無一人厨中亦無備辦酒席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婁師德貶員外司馬
因署移牒驚曰官職盡無耶既而曰亦得亦得
略不介意夫官爵身外物也得失何足動念故
得官者當以向敏中為法失官者當以婁師德
為法

晋宋相類

晉納賈充女為后以壬辰歲而劉聰入洛以丙子歲宋納賈似道女為后亦以壬辰歲而元人入臨安亦以丙子歲二代之事偶類如此
有意無意

與人不可不察言色然一以承望言色為事則佞矣作事不可不遠嫌疑然一以存避嫌疑為心則偽矣作文不可不識忌諱然一以避人忌諱為旨則諛矣仕宦不可不得名譽然一以要獵名譽為務則躁矣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精騎羸

用兵多而不整不若寡而整治家富而不飭不若貧而飭學問汗漫而無用不若簡約而有裁故古人有精騎羸卒之喻

裴行儉惠遠

裴行儉不取駱賓王而取蘇味道然味道摸稜取容而賓王文章節義鷓與鳳也惠遠不交謝靈運而交盧循然盧循么麼草寇而靈運曠世逸才艾與蘭也乃世猶以二君為知人嗚乎目

論身食其來久矣

始皇馮道

秦始皇築長城而令萬世無胡虜之患馮道請
鏤九經刻板而令萬世有書籍之樂此兩人者
有大功於萬世而論者猶然少之何也

物類相報

雞食蜈蚣而雞死蜈蚣亦群食之蛇食蝦蟇而
蛇死蝦蟇溺其骨皆化為水山中田鼠食管葳
而鼠齒至堅唯管葳擊之輒碎鱔鰻蚊螫即死
而其骨乾薰之蚊翅足皆落物類之相報如此
至於蚊母鳥口吐出蚊而其翅為扇獨辟蚊則
理有不可曉者

物有相反

睡蓮晝舒水面夜縮入水夢草晝則入地夜則
復出嬾婦魚脂歡樂則明紡績則暗寧王燭靜
坐則明喧呼則昏蚌淚晝物晝暗夜明沃焦石
磨水晝物夜隱晝見花有晝開夜合荷有夜舒
晝卷弱水雖毛羽亦沉澄綠水雖金石亦浮

寇萊公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惡年少者往往黜落人教公增年數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然公後當拜相時上嫌其少乃服地黃葫荻以變其鬚髮此其為欺不尤甚乎當由始進之初意氣尚銳富貴已極躁心難持身

矯鎮軍心

梟鳴牙帳孽徵也而謝艾以博得梟者勝竟破石勒渡江麾折凶兆也而劉裕以覆舟之戰如是竟破盧循水變為血怪事也而孝恭以公祐授首之徵果平僭亂乃知吉凶元無定則抑亦以軍心易惑故矯語以鎮之耳此其法皆本太公雨洗兵甲之說人不可廢言以公孫弘而能知郭解卜式之奸以楊國忠而能知祿山之必反以蔡京而能奏林靈素之妄誕故君子不可以人廢言今一時相廢而所用之人所行之法悉皆更易非公論也

神仙

自古神仙多托跡於乞丐穢癩之輩而神仙之所救度亦多困苦篤疾貧賤無聊之人蓋此輩未識富貴滋味情慾恬淡纏累復少易於割絕加以經受苦楚性行堅忍而又享福未盡耗喪無多較之此道稍覺為近若遇富貴得意即真仙謫世意念一差未免墮落况凡人哉

吉凶無定

崔生鸛吉祥也而王偃亡國芝生寢瑞徵也而王黼修身甌生蓮花嘉兆也而滕景直謝世猫犬能言凶兆也而龔紀登第泉鳴屋上俗忌也而張率更改官

后羿子美

俗說羿善射堯時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然其妻竊不死之藥奔入月而不能射也唐時人有病瘧者子美謂吾詩可以療之及誦至子章髀髑血饑餬手提擲還崔大夫瘧病果愈然子美詩有三年猶病瘧一鬼不銷亡之語何不自誦

其詩以斷之也事之相舛可笑如此

古人之食

今人以殺犬食為諱宴享不以登俎豆然古禮士無故不殺犬豕孟子謂雞豚狗彘之畜則犬固與雞豚同食矣百粵人以蟻卵為醬人皆笑之以為蠻俗而禮有蚘醢以為珍味蚘即大蟻也閩浙人嗜田雞北人多笑其食蝦蟇田雞寔非蝦蟇而周禮有蝻氏漢宗廟有菟鼯蝻鼯則真蝦蟇矣可知古人之食視今尤為苟簡也

大臣德量

若人謂察見淵魚者不祥故古之大臣皆德量汪洋然後能為國家造福曹參與史歌呼相應丙吉吐茵不問王始興公常言謂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宋范質謂鼻吸三斗醇醋方可作宰相范峒言坐狨毛人精神須帶半睡乃知含蓄不盡非徒為治亦可保身

水神求物

呂端奉使高麗過洋祝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

維摩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
竹之聲起於舟下陳堯咨泊舟三山磯下夢一
老叟曰來日當覆舟慎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
曰我江中遊奕神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願求
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三拜謝而去王榮老過
楊子江風濤暴作投玉麈端斫虎帳諸物皆不
應有黃山谷書常應物詩視之曰我尚不識鬼
能識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鏡嘉祐
中一貴人攜韓幹畫馬渡采石風大作數日不
得行禱於水府神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不知
水鬼要此何用政可發一笑也

神仙所謫

富貴壽考之人多從仙籍謫來然意念稍差便
去二千里李泌少時幾欲白日昇天為其父母
以穢惡蒜蘘潑之仙樂頓散盧杞隨麻媪乘葫
蘆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約定欲為地仙至期
杞忽厲聲曰為中國宰相主者失色李林甫少
遊道士告以已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宰相林甫

竟欲宰相既貴之後頓忘教戒之語揚叔小時
讀廬山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不
然位至三公終有禍叔不從雖登台輔竟殛南
荒夏竦兒時有道士欲乞為子曰是兒有仙骨
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耳張士遜讀書武
當山有道士見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
不欲道士曰不爾當位極人臣此教人者唯鄴
侯太傅以功名終餘皆不免墮落信哉仙分之
難也

鏡

秦始皇鏡照見人心膽嘉陵漁人網得鏡照人
悉見五臟見者輒嘔吐王度鏡照見精魅徐鉉
得一鏡照人只見一眼宗壽古鉄鏡照見青衣
小兒坐酒樓上戊子冬余與徐惟和孝廉計偕
之彭城逢市上鬻一鏡面照如常背照人影倒
見頤頰向上當時傳觀驚駭亦未買之

天於人厚

有鵠處即有犀以解鵠毒有瘴處即有檳榔以

解瘴氣有人面蛇處即有白蜈蚣以治蛇有蠱
處即有白藥以解蠱天之於人厚矣故暴虐淪
亡之時真主已出草寇紛擾之日名將迭興

文海披沙卷之六終

文海披沙卷之七

晉安謝肇淛著

毀祠毀佛

毀祠一也狄梁公享福而顧劭掇禍毀佛一也
傅奕無恙而崔浩族誅人自有幸不幸耳世不
言狄傅之勝邪而但言顧崔之受報至於奉道
釋而死於非命者又神其說以為兵解故其迷
惑至死而不悟也

蘇長公命相

蘇長公云退之以磨蝎為命官而僕以磨蝎為身官故雖有文章而多小人之謗則命信不可違矣然公贈善相者程傑詩云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則亦似相其不壽而欲以早休當之故又曰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然公生平居官起而復躡未得遂急流勇退之願而卒於毗陵年僅五十有四欲一日享林下之樂不可得也則相者之言又中矣

葬

古人之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未嘗擇年月也已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唐寅日中而葬未嘗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塤不毀則日中而塤子產不毀日中而葬未嘗擇時也延陵季子之子死葬於羸博之間未嘗擇地也然而福祿奕世壽考繇長者未嘗乏絕自堪輿陰陽之說興於是竭力以奉地師唯其言是信龍穴沙水必一一合法而後敢用而兄弟衆多者利兄必不利弟利季

復不利叔紛拏聚訟只論子孫之禍福不顧先人之遺骸經數十年終朽殯宮者比比而是至於年月避忌信若著蔡奉若神明既葬之後少有吉凶盡舉而歸之墳墓矣嗚呼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固知郭璞吳景鸞之徒多不善終亦天道也

戮妬婦

房玄齡任瓌妻俱妬勅賜婢妾皆不得近太宗聞之賜以醜酒而皆不畏竟勅侍女另居是以天子之威不能行一妬婦也我太祖高皇帝時開平王常遇春妻甚妬上賜侍女王悅其手妻即斷之王憤且懼入朝而色不怡上詰再三始具對上大笑曰此小事耳再賜何妨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數人至王第誅其妻支解之各以一嚮賜羣臣題曰悍婦之肉肉至王尚在坐即以賜之王大驚謝歸怖惋累日此事千古之快其過唐太宗萬萬矣

肉名

肉屏風者楊國忠也肉陣者亦楊國忠也肉腰
刀者李林甫也肉鼓吹者李匡遠也肉臺盤者
孫晟也肉譜者李守素也肉疾者申王也肉飛
仙者沈光也肉几者黃胤兒也肉磨者晉宦者
也晉世祖時人肉翅者魏鈴下卒也登凌風如履平地
山資

古人為官俸祿不薄而宦者亦不矯激求名以
陶元亮之高潔猶求絃歌以為三逕之資王彥
之為太守朞年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
賢路王述為令頗受饋遺王導戒之答曰足當
自止及後為郡縣清操絕倫阮裕屢辭聘召後
為東郡太守或問之曰吾少無宦情既不能躬
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耳戴符至乞買山錢
以遂其隱今之仕者覩顏稠載固不足道而人
前稱貧不已者亦豈復有古人風哉
人不如物

烏以孝名鵝以義著雉以介顯睢以貞稱鴈燕
之信不爽蜂蟻之序無差雞晨犬夜不曠其職

牛耕馬走各極其勤鵝能却盜鴿可代奴人不如物者多矣

知味

食而知味聖人以為難如易牙之辨淄澠士安之識李柰則精於味者亦當能之師曠荀勗知飯為勞薪所炊異矣然其氣味似亦有別至於食鵝知白黑處食雞而知其棲之半露則恐理之所無抑或譽者爽實

男色

男色之好人以為始於龍陽君非也伊訓曰比頑童時謂亂風此男色之始也

貧富相形

貧富相形雖英傑未免動色陶穀得党家姬取雪水烹茶曰党家亦有此否曰彼粗人但知銷金帳裡羊羔美酒淺斟低唱耳陶默然慚唐太宗與蕭后觀燈問孰與隋主對曰隋主每夜殿前香山數十一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香聞數十里計每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百餘石

房中不燃燈燭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宋高宗於慈聖太后誕日極天下之奉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為燭列十數炬而太后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皆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党進無論煬帝徽宗亡國之君耳而繁華富盛之態猶令後代追慕故老氏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嘻知言矣

拾遺

陳子昂閬州人閬州有陳拾遺廟訛為十姨遂更廟貌為婦人像崇奉甚嚴溫州有杜拾遺廟後亦訛為杜十姨塑婦人像又以五髭鬚相公無婦移以配之五髭鬚者即伍子胥也拾遺之官誤人身後如此子昂屈為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為鴟夷子皮妻也

石匠賢不肖

紹聖間立黨人碑獨石工常安民不肯鐫字強

之乃曰被役不敢辭乞勿鐫安民二字於石末
時又有詔毀司馬公清忠粹德碑方毀之際大
風走石吏人奔走莫敢近獨有一匠揮斤不顧
忽仆碑下而死以工匠之賤而賢不肖相遠如
此

盛姬

國君娶同姓人知有吳孟子而不知有盛姬也
然盛姬死曰殤則似稚齒未堪進環且甲戌得
之而戊寅告病相距才五日耳既曰殤祀則不
應葬以皇后之禮至勞曹邢之君來吊而命太
子為之主且謚曰淑人也壬寅喪而庚辰除服
三十有九日殤耶總耶禮皆不經固如此書原
屬附會溫飛卿詩有西陵照盛姬是也

物壽人夭

鹿千年而玄龜千年而白虺千年而龍虎及蟾
蜍千年而角乃人之壽獨不能以百計也物無
情而人有情也然物之壽不能敵人之夭人有
知而物無知也然則稿木死灰身名俱滅即壽

何益

三字姓名字

三字姓者侯莫陳阿史那白馬公三字名者令尹子文名穀於菟趙元昊子名佞令受三字字者屈無為字無不為張天錫字公純瑕桓玄字神靈寶劉敞字中原父

晚達

古人晚達率以呂望為口寔然望之年紀他無所考但宋玉楚辭有九十顯榮之語而竹書紀年西伯得太公之後又七十餘太公始卒當百六十餘歲則世俗所云八十遇文王之說恐未必真世所傳梁顥以八十二狀元及第陳脩以七十三及第然考之正史皆不盡然惟唐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而金章宗時河中府進士胡光謙八十有三晚達者此其最矣。

蘇子瞻

蘇長公性直是不耐事生平好動作遊戲殆無

一刻閒暇在西湖時日與湖山結緣在密州無事至循後圃採杞菊在黃州作蜜酒飲者輒暴下在惠州作桂酒苦辣不能入口及至海外瘴鄉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又燒煤作墨幾焚室廬以意為膠及墨成不能作錠粗如懸槌比量移中州旋竟客死則公詩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蓋未能踐其言也

大臣有壽

宋時大老唯文潞公壽至九十二餘如杜祁公富鄭公輩皆不至九十國朝劉太師健魏文莊驥皆近百歲董太宗伯份陸太宗伯樹聲皆九十餘畢大家宰鏘年九十有三見在家矍鑠甚其他亞卿以下不可勝數也

節省

唐陸堅以麗正學士供給過豐欲罷之張說曰麗正是聖主禮樂之司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張文瓘為侍中同列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其

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稱其職當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古人議論持正不求虛譽若此今人務節省之虛文而不顧國家之大體真是措大面孔耳所愛甚於生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愛名有甚於生者范雲將與丹立病欲速愈告以二年後不治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之愛官有甚於生者張璪使契丹老病強行故事死於使者本朝北虜賙給甚厚璪在道日食生冷求病死而卒不死人之愛利有甚於生者蒲傳正延一方士求長生之術方士教以絕色慾公曰如此即壽千歲何益人之愛色有甚於生者性命可輕至寶是保人之愛玩具有甚於生者噫亦惑矣

托名

莊子注中興書竊人之書以為已作者也周秦行紀香奩集龍城錄碧雲駮以已之書嫁名於人者也竊為已作者不通穿窬之心嫁名於人

者幾成口舌之禍罪業莫大焉周秦行紀是李德裕門人常璿作托牛僧孺香奩集是和凝作托名韓偓龍城錄是王鉉作托名柳宗元碧雲馱是襄陽魏泰作托名梅聖俞

諂人無益

汲黯不拜大將軍大將軍賢之朱序不拜符堅符堅宥之薛琯不拜朱溫朱溫禮之張濬私拜田令孜卒為所輕陶穀拜趙鼎檢竟遭擯棄諂人者亦何益哉

愛鵝

王逸少愛鵝孫武子愛驢鳴崔鉉喜鬪水牛人之嗜好出於性成即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張素正乃謂鵝頸類草書腕法故右軍愛之然則驢鳴牛鬪豈亦有法耶

才士傲忽

少年才士須先遜抑無肆凌傲一遇勁敵便落坑塹蕭穎士不識王吏部而侮之侯泳不識豆盧相而侮之賈島不識宣宗而奪其卷雖不相

識於情可恕而恃長凌人自非美事三人者侯
泳以不知見容顏士僅遭薄責浪仙終擯遐方
人可不戒哉

口業報應

安庭相有口給尤善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過
庭相處其間無不相怨詈絕交者庭相亦自負
其術晚年兩頰連頤皆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為
妨碍困苦不勝以至於死劉貢父好滑稽多所
嘲謔發人陰事人皆疾之貢父乃以自誇晚年
遂得惡瘡鬚眉墜落鼻梁崩塌困劇而斃言出
於口似不經意而離人骨肉訐人短長其害甚
於含沙吹蠱天道報應昭昭不爽如此易於由
言者可不懼哉

娶瞽女

宋劉庭式娶瞽女乃死哭之甚哀坡公高其義
呂華陰亦娶瞽女生五男皆舉進士張孝純永
錫微時依吉氏許妻以女及登第巨室求為壻
者甚衆皆拒絕婦娶吉氏無何卒有妹雙瞽無

問之者永錫欲娶之吉固辭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則終無人娶矣意極誠確竟娶之禮待有加生二子皆顯三君固皆義士然庭式華陰娶瞽於既聘之後而永錫娶瞽於衆棄之日尤為人所難也

祭古人

入獄者祭臯陶治木者祭魯班造酒者祭杜康造茗者祭陸鴻漸已自可笑而為盜者祭柳跽屠者祭樊噲造菜類者祭蔡伯喈尤可笑也

替代

今俗人家患病篤道士為作醮祈禳以紙為人名為替身此鄙俚可笑之極及讀閒窓括異志載荆南都頭李遇病困魂至陰府有一相識先死者曰常侍安得來此俄又有一人曰追到李遇遇遂蘇見妻子環泣身下卧一畫人號為替身云乃知此俗已久於乎閻君乃可以替代欺乎

學士唐以前無大稱玄宗欲授張說大學士辭
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罷大臣乃有之臣不
敢以為稱乃免其後多以宰相兼之如鄭覃進
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裴度李德裕皆以宰
相兼集賢殿大學士有謂宋真宗欲寵王欽若
特設大學士者非也國朝初罷丞相後置中
極文華等殿及東閣大學士以替密勿然秩止
五品無以領百寮故多以尚書侍郎兼之其後
遂儼然相矣

用人

用人取士莫簡略於古而莫嚴於今三代無論
即漢唐間蕭曹起刀筆絳灌出椎埋卜式牧羊
上官桀牧馬金日磾降虜之餘郭子儀俘囚之
命長孺贊皇起身任子然其才略事功何彪炳
也今世設科第以限士非應進士舉則不得登
顯要非讀書中秘則不得入公輔稍有瑕疵指
摘蜂起一涉詿誤擯棄終身然古之人才常有
餘而今之人才常不足豈真天運之有限寔由

文罔之不踈

聚書

宋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之乞兒搬漆碗余壯年從仕亦有此癖聚書常數萬卷每有移徙載必兼兩且懷蕙苾之懼每憶叔原事為之一笑

死生有命

唐甘露之禍舒元興王涯有門客其一終日伺候門墻未得一官至賂嬖奴求見稍有援引之意在其宅中禍作竟遭腰斬其一素蒙接過一旦以微過逐之策蹇出閤晡時即聞變作宋苗劉之禍內侍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遽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為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死生有命有非人意所及者

牡丹花會

蘇長公在杭黃惠僂時所至日事游宴縱情湖山花草之間當是極風流人物然在揚州時揚

州舊有牡丹萬花會每會用花數萬朵以為屏
帳至樑棟拱柱之間悉以竹筒注水插花蓋做
西京故事人頗病之公一至吏以舊案呈即判
罷之作書報王定國有云雖殺風景亦免造業
始知公之為政不專風流然花開盛時政以花
下吟賞為樂若使採折裂滅動以萬計直是花
之大厄有何可賞此公所以為風流也

世俗之偏

菊以黃為主而世却貴白者墨者紅者梅以白
為主而世却貴緋者絳者墨取其黑而必貴香
澤如近代羅小華雜以金珠研取發墨而必貴
唐宋琴取清越而必貴斷紋世俗之偏難以枚
舉

改忌日生日

唐權龍褒於私忌日閉門靜坐偶有青犬突入
龍褒大怒牒所司今日有所衝犯可改明日作
忌日聞者笑之金熙宗時移書宋境曰皇帝生
日本是七月今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

作九月一日其可笑如此

左手書

宋時宗室趙不微善以左手書然自幼習之以異於人耳陸元長梁子輔皆壯年後患風痺右臂不舉乃以左手書逾年筆法精勁勝於用右時鄭元佑少脫骭任左手號尚左生近代余曾見林孝廉章之父以左手書狂草滿紙有顛素風莆田林山人蓑左手作書甚佳真草合度其他未有見者信古今人不相及也

杜撰

今人多言杜撰不知所出野客叢書載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按杜默濮人字師雄少有逸才長於歌詩石介作三豪詩以遺之稱默為歌豪石曼卿詩豪歐陽永叔文豪其後落魄不護名節為時所薄此豈盡不合格律者藪書之言未必然也

食人

隋麻叔謀朱粲常蒸小兒以為膳唐高瓚蒸妾

食之五代萇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
小兒以食巖震獨孤莊皆嗜食人然皆蕪醢而
食也未有生噉者至梁羊道生見故舊部被縛
拔刀割其睛吞之宋王彥升俘獲胡人置酒宴
飲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引卮酒俘者流血
被面痛楚叫號而彥升談笑自若前後凡噉數
百人即虎狼不若也

生易

姜嫄不坼不埴而生后稷太姒溲於豕牢而產
文王

申胥伍胥

申胥復楚伍胥覆楚兩人也而越絕伍員亦作
申胥又吳王女亦名胥

晋乘檣杙

晋乘傅權篇與楚檣杙士疊篇如出一手其為
後人贗作無疑

先絡

漢永建元年符縣令趙祉遣吏先尼和拜檄過

成瑞灘溺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絳年二十五乘
小船至父沒所自沈而死見夢於賢曰二十一
日當與父屍俱出至日果兩屍俱出郡縣以聞
遣上尚書為之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絳燹道
張帛帛沈貞妻也貞溺死帛亦自沈按此事與曹娥極相類而
世鮮知之

陶穀何郊韓璜

陶穀奉使吳越恃才凌忽莫有抗者及為驛卒
之女所詐慙沮失措頓改舊容何郊按節成都
欲察文潞公不法事及為張俞家姬所染不發
一語而歸韓璜按王鈇贓私郊迎之時辭色凌
厲不交一談及為舊狎妓女所迷粉面緋衣起
舞羞愧夜遁三人行事大率相類然為酒色所
迷一時不能自禁過後猶知追悔近來作威福
者苞苴一入溫語相加面不知媿而心不知悔
尚出三人下矣

婦人拜跪

婦人拜而不跪自古已然宋王貽孫對趙中令

謂古詩長跪問故夫則古婦人亦跪不跪自唐則天始今則婦人亦跪但拜時不如男子一揖間一拜耳然連拜不起揖者俗謂之叩首乃賤者之禮非貴之也至於揖則男子雙手至地婦人略縮膝而已此禮不知與古同否也

誥勅

唐宋拜官罷官謫官皆有詔勅學士屬思幾不能辦本朝拜官唯邊鎮憲臣始有勅然亦文具耳覃恩考績封贈方用勅誥唐宋文駢儷而稍莊重今用散文以職之崇庠為繁簡多經生語唐宋皆鎖院草制或面宣詔旨今則起草私家什九假手昔之潤筆出於官家而今之潤筆出於所得之人其不同如此至於王言之體典重簡則唯兩漢得之唐以下不及也

一至十字

今官文書一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似防詐偽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叁字字書所無蓋以叁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

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也柒亦無字按東哲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忝娥之房忝即古七字太玄七政亦作忝政柰何不作忝乎捌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一日是兩日

蘇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可謂得靜之理矣近來任達者更之曰無事此遊戲一日是三日若活七十年

便是二百一其語雖達然恐不能勝蘇語也余有耽書之癖常悔早年玩愒月日近者痛自剋厲又戲演前語云無事常讀書一日是四日若活七十年便二百八十然恐名根未除又是一重魔障但性之所近各適其適

西遊記

俗傳有西遊記演義載玄奘取經西域道過魔崇甚多讀者皆嗤其俚妄余謂不足嗤也古亦有之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黃帝伐蚩

尤迷大霧天命玄女授指南車禹治水桐柏遇
無支祁萬靈不能制庚辰始制之武王伐紂五
岳之神來見太公命持粥五噐各以其名進之
至於穆天子傳拾遺記梁四公又不足論也西
遊特其濫觴耳

既入其芷

王勉夫野客叢書大類論衡其所辯者皆不必
辯而所引證又多俚俗如解孟子既入其芷云
世人以芷為闌非也芷香草甘芷之類豚之所
甘夫芷之為香草與否不必言但以文讀之曰
既入其香草又從而招之成文理乎好異而不
通甚矣

富貴不樂

仕宦尊崇家財浩富氣焰烜赫極為人所羨慕
然富之者未必樂也貴至於王侯將相責任愈
鉅精神愈勞事幾一失求為匹夫而不可得富
人田連阡陌日夜持籌會計食寢不安妻妾盈
庭力憊髓竭不復知有生人之樂者多矣因憶

桑維翰常語人曰吾雖貴為宰相有似着新鞋
襪外望雖美其中甚不快活斯言至矣然王侯
將相勞身以為天下當其在已辭之不得猶可
言也富家翁竭一生心力以遺子孫卒歸它人
豈非愚之甚哉

兄弟詩

陳思王詩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
生相煎何太急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
榮此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
時為弟兄嗟夫人以么麼財帛而令兄弟操戈
鬪墻者讀二詩而不感動非夫也

奢僭之報

何曾日食萬錢其子劬至二萬後卒不得其死
暴殄天物自有報應無論祈福也李文饒一杯
羹皆用珠玉琥珀金寶等物煎汁而棄其滓每
杯直錢三萬其奢過何氏遠矣寇萊公宅中未
嘗點燈雖廁溷穢處蠟膏山積故二公者皆不
免海外之行本朝嚴分宜子僕皆用蜀錦織成

小片以為婦人天癸之用虎子以七寶鉗金為之張江陵予告還家途中一飯至列竈金三百他不論也奢僭如此不亡何待

婢隸有見解

柳公權家出婢見主人買絹往復論價即為中風仆地曰死則死爾安能從牙儂郎君子宋御史臺老隸見范諷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戒又數四即直其挺范問之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天下之人安可一一告語叮嚀乎此二事大非中人見解而辱於泥塗可惜也

古今人心不同

儉美德也古以養廉而今徒以守貨隱高風也古以避世而今反以吊名狂竒節也古以進取而今借以肆詈勤盛心也古以修業而今用以治生學本業也古以成材而今專以取貴戒殺好生善事也古以自盡其方寸而今以徼福於

幽冥

都

唐末軍人多以都為號不知何意楊行密有黑雲都田頔有爪牙都劉仁恭有定霸都董昌有感恩都李嗣^源有橫衝都朱瑾有鴈字都李克用有落鴈都朱溫有廳子都至周世宗伐蜀蜀軍涇斧形號破柴都大率都者衆多之義也

多子

漢中山王勝有子百二十人此古今所無也晉五胡中多有子五六十人者然犬羊之種何足道國朝慶成王子恰百人俱有爵位可與中山媲美矣士庶之家姬妾有限未有若是之多者宋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已二十二子息耆開寔直馬廐先以馬合縱婢妾窺之有所御幸罔不成孕行已每五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則知多子亦有術也按藩獻記云慶成王子七十人弇州記誤

天人不遠

戴封張熹皆以大旱禱請無應積火自焚火起而雨大至王尊以河決廬居境上水決至足而止古道始何琦俱以隣火伏父棺哭屋獨得全使數人者死於水火則為善者懼矣乃知天人之間相去不遠彼宋之伯姬楚之貞姜特其不幸焉耳

五弧

今人知有桑弧而不知五方之弧東方之弧以梧其牲以雞南方之弧以柳其牲以狗中央之弧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弧以棘其牲以羊北方之弧以枣其牲以彘

見新書

人日

虞摯不知曲水竇德玄不知帝立已為不學無術矣然猶僻事也人日之義有何難知邢子才負文名一時而竟懵然莫對何耶穢史紀載恐非事實

泉異

壽州有吐泉人至其傍大叫則大湧小叫則小

湧吐之則湧猶甚茅山有撫掌泉聞拍掌之聲則湧沸又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出無為州有笑泉聞笑聲則湧西寧衛有泉聞人足音即湧至於水簾瀑布聞人聲而散漫濺沫則常事耳

婦人

書稱紂用婦言詩稱哲婦傾城婦人女子之性無一佳者曰妬曰怯曰拗曰懶曰拙曰瑣屑曰禁忌曰信鬼曰喜咀咒曰好挑唆曰易怒曰多疑曰輕聽曰姑息兒女曰苛責了婢

硯墨紙筆

硯之堅潤者多難發墨而墨之堅緻者又磨不即下筆之佳者鋒毛極脆而硯之發墨者墨之膠氣重者紙之堅而厚者又皆極能損筆欲四者之調和而皆適於用亦難矣然則如何曰硯取其發墨墨取其黑而發光紙取其堅而澤至於管城不妨多置古人退筆成塚豈能一一顧惜耶

治病去賊

病本邪氣而復以符籙祈禳之法治之是以邪
攻邪也故病雖愈必苦於香火之奉承賊本烏
合而復藉召募無賴之兵擊之是以賊驅賊也
故寇雖平必困於軍士之擄掠

賢愚不係世類

唐盧懷慎為伴食中書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
子杞奸邪誤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為時論
歸美謝車騎曰我乃生與與安得不生靈運信
乎賢愚不係於世類也

影異

酉陽雜俎載揚州東市塔影忽倒故老言海影
翻則如此是一時之恠也陸務觀言在福州見
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影亦皆
倒則常倒耳然今福州萬壽塔影實不倒豈宋
時所造有獨異耶金陵牛首塔影閉中門則影
從隙入見壁上高可三尺尖反居下自來如此
余屢見之久亦不以為異矣金陵狹邪崔氏所
居樓上屋角有隙如小指而光滿兩堵壁許樓

外樹影扶踈如畫鳥飛蝶舞皆歷歷如鏡中余亦親見之高州有高涼洗夫人祠碑嵌儀門壁中厚五寸許中一塊指大色白瑩如燈光石近窺之則門內祠宇樹木兩廡歷歷可見如眼鏡然徐興公親見之此亦異矣

文海披沙卷之七終

文海披沙卷之八

晉安謝肇淛著

藏書

古人珍重書籍家藏率皆精好李隨州牙籤三萬至新若手未觸謝暉手自校讎列二十厨沈舜手寫細書滿數十篋陸龜蒙得書即錄所藏雖少情皆可傳非徒誇多已也然不數傳竟喪於子弟兵燹之手故杜暹書尾跋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為不孝陳

亞詩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當
時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二君之慮深
矣然不肖子孫蕩產如風掃籜即萬語諄諄安
能禁使不鬻哉但得鬻於賞鑒之家代我珍藏
尤勝於無賴子架上鼠嚙雀汙揩儿和泥也趙
文敏書尾跋云聚書觀書亦匪易事觀書者淨
几焚香澄心靜慮勿捲腦勿折角勿以夾刺勿
以作枕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隨損隨修隨
開隨揜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至哉此言
可謂無我之盛心典籍之鮑叔矣故李德裕平
原木石諄復戒子孫不如王摩詰云來者復為
誰空悲昔人有更自曠達也

食異

昌歠羊枣鮓鯪魚雖稍與人殊然亦口實所
不廢也鮮于叔明之嗜臭蟲權長孺之嗜人瓜
劉邕之嗜瘡痂李棟之服人精似於竒疾殆非
人理國朝僧宗泐嗜糞中芝麻雜米和粥駙
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國子監祭酒

劉俊喜食蚯蚓口有同嗜豈非虛語

一字師

鄭谷改早梅詩數枝為一枝齊已拜為一字師
後齊已見張迥詩虬鬚白也無改也為在迥又
拜為一字師宋張乖崖詩有獨恨太平無一事
之句蕭楚材改恨為幸公曰楚材吾一字師也

精思亭

李德裕為相有精思亭每處置軍國重事即處
其中李林甫為相有月堂凡欲害名賢謀破人
家則入其中每有喜色而出即數十人家破矣
秦檜亦然本朝李于鱗先生有白雪樓每屬文
將起草即登之去其梯不脫稿終不下亦不飲
食便溺也夫精思一也或以為國或以為文而
或以害物何啻風馬牛不相及哉

夢

夢五色筆而文日進夢還筆而才盡夢遺錦而
思日益夢取錦而名損夢吞金龜而大有文思
夢吐龜而謝世此非真夢也血氣衰而神理盡

也故孔子以不夢周公而歎吾衰

王涯

王涯於唐宰相中最高為猥劣然性酷好書畫前代書法名畫人所寶惜者必以厚貨得之不受貨者响以官爵得之被誅之日籍其家書數萬卷侷於內府李林甫元載之徒知有是乎其誅宦官意亦甚善謀踈取禍遺臭萬年悲夫

好名

杜預刻石為碑自紀勲績一沉漢水之中一置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為詩稿寄之佛藏一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蘇州南禪院各有記甚矣人之好名也以二君之勲業文章何患不傳於後而猶自標榜若此

知時

雞晨犬夜性也然鵝鶴皆能警夜雀能知更鳥能報曉猿報時蜂知早晚衙至於蠅明蚊晦蟻雨蜂晴的然不爽人有沉湎淫縱俾晝作夜者

曾物之不若也

燈婢燭奴

唐寧王夜於帳前列木刻矮婢各執華燈自昏
達旦目為燈婢申王每夜聚宴香刻童子綠衣
束帶使執畫燭目為燭奴二王同時行事相類
如此然傳記載之以為奢侈近代如嚴分宜父
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綠衣
以陰受溺甚矣

明道雜誌誤

張文潛明道雜誌引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謂
宣城去江百里為謝詩誤然玄暉此詩乃登三
山望京邑作非宣城郡中詩也又引張又新贈
妓詩當時求夢不曾眠為誤云求夢須眠不眠
安得有夢按又新此詩政謂與妓未遂情好求
同夢而未嘗眠耳作如此解何異癡人前說夢
耶

人與雷鬪

齊蓄丘訢為雷所擊三日三夜不能勝眇其左

目晉楊道和田中霹靂下擊道和以鋤格打其
股落地不得去高歡將薛孤延亦與霹靂鬪常
遇雷火燒浮屠躍馬案稍大呼繞浮屠而走雷
火遽滅唐歐陽紹欲竭池怪雷電大作紹率二
十餘人與雷師戰衣焦體腐亦不之止自辰至
酉雷電飛散得怪碎而噉之人呼為忽雷陳鸞
鳳常食黃魚和豕肉致雷及雷欲擊輒持义刃
望空仰擊中雷公之股而墜一村之人遠徙避
之自後每所至雷輒隨之人家不容乃入大巖
石中塞其罅雷不能入如是祈雨數四竟不能
害時人目為雨師五人者可謂異矣

父母子弟

石慶醉過里門不下其父萬石君聞而不食肉
袒謝過責之乃解楊元珍出門而醉其母秦瑛
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
子弟使人人父母皆若此當無不肖子弟庾叔
褒父在時嘗戒其飲酒父歿後每醉輒自責曰
欲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三十

陶士行每飲酒有定限或過權會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違因潜然出涕使人人人子弟皆若此可無憂辱父母

楊杲宗李偉

宋丁晋公起第京師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者躬畚鍤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晋公貶崖州即以其第賜之 國朝 世宗時大金吾陸炳於京師治第軍人李偉親負土石不二十年炳敗籍其居入官而偉女入宮封貴妃今上即位尊為 慈聖皇太后亦以炳舊宅賜偉二事合若符契

三代獄名

桀囚湯於焦門紂拘文王於宣室戰國策文王拘於牖里武王羈於玉門又田子藝日札云夏曰憂臺一曰念室殷曰羨里一曰動止周日囹圄一曰稽留

手口之異

晉樂令善清言而不長手筆讓河南尹口授二百許語潘安仁演之遂為名筆大叔廣談辯摯仲治不能對退而著書難廣廣又不能答唐裴光庭以閻麟之為心腹每事麟之裁定光庭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又牛僧孺善為文楊虞卿善言說京師語曰太牢口少牢手人之才具信自不同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詩賦

兩京三都之後幾二百年無賦至齊梁而後有作其體變矣初盛中晚之後幾四百年無詩至元而後有作其調殊矣然與其為漢賦之艷而誣寧為六朝之簡而則與其為晚唐之巧而傷寧為元之淺而婉

心同報異

孫叔敖見兩頭蛇恐人復見殺而埋之後卒為楚相國御史常君見白花蜘蛛恐其毒人以指殺之涓吏為一小者所毒手潰臂腫信宿而死二人者其用心一也或以陰德受報或以殺命

蒙殃天道夢夢何所適從

異常之物有恠

凡物之異常者皆恐有恠未可遽指為瑞唐李崇真在蜀庭下有一橘結實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針竇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罷及剖乃有赤斑蛇蟠其中常舉鎮成都時亦有柑大如斗欲以進御醫者咎殷在座固持不可請以針刺其蒂流血霑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會昌中舍元殿換一柱構巨材人貪重賞於齧屋絕險處得一異木徑將袤丈長百餘尺軍將大喜相賀奏聞開斧之日歛有狂生遶木嘆息其聲甚厲守者詰之請當中鋸驗纔二尺許殷然血流驚問之曰深山大澤寔生龍蛇此材中藏巨蟒十年當出若為殿柱至期必歛揚淪沒矣宋高宗時吳山寺中生一葦大如盤五色光潤世所未見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亦驚異表進之詔以寺中所出復令供佛時當暑月往返既久液汁下流寺犬舐之應時狂斃於是駭懼棄而瘞之吁

可畏也

中國媿於夷狄

蕭穎士湮沉不遇而新羅士庶願請以為國師
龜山晦翁流落貶竄而金遼之人問其安否中
國之媿於夷狄多矣

白敏中

唐王起知貢舉欲取白敏中及第而患其與賀
拔基往還令所親申意欲白絕基白許諾俄而
基至左右以他出對基遲迴而出白知遽躍出
呼之回其以寔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而令我
離絕至交乎遂相與盡醉起聞之曰吾向止得
敏中今當并取賀拔基矣敏中此事大有古人
之風今人貧賤之交驩若生死一旦富貴便作
崖岸相向者多矣敏中志行如此宜不苟同於
李德裕也

末藝不遇

唐開元中東海馬待封伎巧無倫為上造皇后
鏡臺悉是木人自能行動門自開閉觀者駭異

又造指南車撲滿歌器數事屢欲召見即值宮
中有事竟不得官宋董羽為太宗四壁畫龍極
意精工半年始成方希厚賜及上與妃嬪登樓
皇子方幼見龍怖號亟令圻墁卒不獲賞國
朝戴文進畫甲江南宣廟聞其名召之及進
所畫衣紅垂釣竟棄不省工藝之微其過合若
或尼之況其他乎

尤物移人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
命北山道人修行千年為悅密雲令之女竟被
擒戮五戒禪師戒行精苦一悅妓女紅蓮竟墮
惡道尤物移人可不懼哉

守錢奴

庫狄伏連家財鉅萬妻子不免飢色藏積一庫
自係篋籥常語妻子此官物不可用至死時身
惟着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其所藏蓄並歸天
府臨沮鄧差鉅富而自奉菲薄道逢估人不相
識呼與共食頗極珍美問之曰人生世間止為

身口身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美食乎終不如臨
沮鄧生平不用為守錢奴也差默然歸宰鵝
以自食方動筋骨哽其喉而死相州王叟積粟
萬斛莊客二百餘戶而夫妻各啻常食陳物纔
可充腸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飧豐盛
叟問其業荅曰唯賣雜粉香藥有本五千逐日
食利但存其本不望贏餘故衣食常足叟大悟
歸語其妻發倉庫恣食不數日夫妻並夢為人
所錄枷鎖鞭撻云何得妄破軍糧無何並卒官
軍圍安慶緒時始盡發其廩夫為子孫守錢猶
可言也至為他人守錢役役終身不得一日之
奉養目之曰奴豈不誠奴哉

服藥

藥之有益於人者服之不輟皆可長生佺偓食
松實而飛毛女食柏葉而壽任子季服茯苓十
八年而隱形韓象服菖蒲十三年而身生毛冬
袒不寒趙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日行五百里梁
餌楮實一年老更年少移門子服五味子六

十年色如玉女林子明食术十一年身輕楚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鬚髮更黑國朝閩林太守春澤服松脂烏梅六十年壽一百四歲猶能御女今人服餌既雜又復作輟以之治病且不能况延壽耶

人臣專殺

李廣為北平守斬灞陵尉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報忿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胡建為北軍尉監御史穿北門以為賈建私約其走卒當選士馬日至堂下拜謁命走卒拽御史下即斬之上書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唐竒舒翰為安西節度差都兵司馬使張擢上都奏事逗遛不返納賄交結楊國忠翰適入朝擢

懼求國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劍南西川節度使
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教其罪杖而
殺之然後奏聞帝下詔褒獎仍賜擢尸更令翰
決尸一百此三事極相類雖痛快人意而啓臣
子專殺之端不可為訓

野史言

野史言舜囚堯太甲殺伊尹群仙通鑑言舜聽
讒言殺賢臣伶倫等八人風俗通義謂秦繆公
殺賢臣百里奚及拾遺記等書載趙高為神入
鼎鑊七日顏色不變淮南王劉安舉宅上昇鉤
弋夫人尸蛻而去紕繆失實誤人不少

畫簾緒論

讀胡太初畫簾緒論知宋時作令之法與今大
率相似而御史及賓朋遊謁二事尤中今日之
弊唯酒稅與聚集娼妓多買姬妾則今之所禁
也居官者置此書座右可以寡過矣

兩頭探

范忠宣鎮西京常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

頭探或問何謂也公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
候交納官員亦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但
每日絕早入場等人戶交納則自無稽留之苦
今之納戶終日俟候官府如鬼神不可測識官
府又必候納者齊足而後肯收遲延歲月徒滋
弊竇何益於理

范質

范質為周宰相頗負才望一日失節於宋太祖
依阿取容不過馮瀛王之續耳其言曰人能鼻
吸三斗醇醋則可作宰相此與蘇味道摸稜之
旨寧有異耶

戒殺

今人侈口動言戒殺放生至其行事害必避利
必趨利必歸己害必歸人殺機甚矣恐於人而
不恐於物即日放生何益宋齊丘陰謀盜國奸
雄之尤也而所著戒殺之文呵詆列聖直疑自
古無君子欺天罔人又當入無間地獄矣

忽雷

鯨魚名忽雷歐陽紹與雷闢人號忽雷秦叔寶
馬亦名忽雷駁又御器琵琶名大小忽雷馮道
子琵琶名遠殿雷

涉世

涉世未深者其英氣可與有為而未免有挂一
漏萬之病涉世太深者其智識可與謀事而未
免有患得患失之心故貞不違時難在少年百
折不挫謂之大勇

賢士有助

自古高人賢士多有所助而成重身之霸樂羊
之學老萊北郭之隱妻成之也孟子之賢雋不
疑之能陶士行之業母成之也陳了翁之抗直
子成之也浮休居士之高龔翠岩之誼女成之
也張九齡之忠譴鄒志完之敢諫友成之也故
嚴延年能從母命何至殺身張茂先早聽子言
豈罹奇禍

龍虎

龍而可豢非真龍也虎而可搏非真虎也故葉

公遇真龍則失聲却走裴旻遇真虎則弓矢墜地由是觀之爵祿可以餌榮進之輩不可以籠淡然無欲之人刀鏃可以及功名之徒不可以加鴻飛冥冥之士

洗浴

何脩之一日洗浴十數過時人謂之水淫劉寬經年不洗面濯足陰子春亦然問一為之輒破財失事宋資政蒲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類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馬湯用四人膝股及馬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濯足間日一小浴又間日一大浴口脂面藥薰爐妙香未嘗斯湏去側也然亦勞矣當時與王介甫同時共事介甫面垢不洗髮亂不梳衣服生蟣蟲而蒲之行事乃若此真堪絕倒也

今曆日之後止留六十甲子想其來已久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六十甲子之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為當存两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下司天議之遂為定式不知國朝六十之制又從何時而變也但年過六十不見所生便覺淒然有物化之感太宗之慮深遠矣

奴婢

人有奴婢直是前世宿冤卒難解脫非比頑噐父母猶可逃避不肖弟兄僅止分析暴君虐政可以遠遯狂友惡賓可以絕交也朝夕與處跬步受制子女僮僕威福之柄悉為所持田舍產業衣食之需悉皆仰給啣恨忍耻沒世吞聲人生不幸莫此為大蜀有功臣家富聲妓其妻奴婢未敢厲目妻死之日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床箦遂驚悸得病而卒秦石某為騎將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沈存中晚娶張氏常被箠笮拔其

鬚髮血肉狼籍及張氏死人皆為之慶而存中
神氣索莫月餘亦卒 國朝楊大司農俊民老
而無子妻悍尤甚侍婢有孕者皆手擊殺之楊
竟憤鬱暴卒布衣黃白仲亦遭此困無食無兒
豈非宿冤哉

人不易知

季子之學不為父母所容王湛之賢不為宗族
所識阿連才悟方明待以常兒衛青少時諸兄
不以為弟常舉不禮於婦翁蘇頲常奴於其父
山簡三十之年不為吏部所知人不易知骨肉
猶爾固知滕公之識韓信李白之奇汾陽自有
法眼難以意度

抵鵲代薪

所出愈多則人愈知惜所聚愈廣則主愈生慳
故知荆山之民玉必不以抵鵲季倫之爨蠟必
不以代薪

晚節不終

蔡中郎以極言宦官幾為曹節所魚肉髡鉗亡

命而卒附董卓甘以身殉之元微之為分司御
史不讓仇士良被擊敗面當時壯之而卒緣宦
官以進致有適從何來之譏寇萊公以剛直嫉
惡不容於時而卒亦偽造天書以致召用終竄
荒服仕進之心一勝遂至喪生之所守若兩截
人然甚矣晚節之難也

得名之難

虞阪之上逸驥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孤桐共
樵蘇並爨一遇王良伯樂遂騰聲於千古故趙
壹借譽於羊陟太冲振名於士安樂天聲起於
逋翁長吉才騰於皇甫味道賞而廣平重敬之
說而項斯聞青雲之附自古然矣俗士媚技而
不容文人傲睨而凌忽毀譽任夫愛憎是非視
其同異異已者雖才必擯苟同者下里蒙褒士
生其間吠聲射影所信者寸心之自知所俟者
千載之定論耳故古之取名也易而今之得名
也難苟非上駟鮮不露質矣

義

今人謂假父曰義父假子曰義男義女故項羽尊懷王為義帝猶假帝也劉備關張桃園結義謂假兄弟也樂器笛孔上別安嘴曰義嘴衣外別安襪曰義襪唐楊貴妃好假髻人稱為義髻彈箏假甲曰義甲流民所居曰義舍北齊和士開母喪富商丁鄰等為義孝漢張魯以左道惑民來學者衆置義舍及義米義肉今世尚有義田義塚則義之為說皆似外置而合宜者故知告子以義為外亦自有見

執金吾

官名執金吾金吾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足謂之金吾扈駕則執之以夾車因以名官今人但稱金吾而不言執則一棒而已語相沿而不覺其謬也一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故天子出行先導執之

疑能生病

有僧於閤中踏物疑為生命是夜遂聞有叩門索命者至旦視之茄也心遂豁然杜宣主簿見

孟中有蛇飲而致疾及知弓影宿疾遽瘳宋朱
思彥因押錄高生夫妻於獄縣丞縱之使逸而
以死報遂見高夫妻披髮為祟病且危篤丞聞
之遽令其人來拜豁然即愈李元衡出宦慮妾
不容於妻登舟數夕即有鬼稱是妾音容皆似
及遣信視家中無事鬼亦不見惠州周提刑妻募
人殺妾周知之藏妾他所募者以已殺告妻遂
感疾見妾為祟周乃喚妾以歸妻大驚其疾脫
然即愈石普醉中命投一奴於河投者哀而縱
之既醒而悔遂病見奴為祟 必死及知奴
無恙已病亦除 之說往往如是閔尹
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
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日忽見非常之物者皆
心有所歎而使之然釋氏謂魔從心生非虛語
也

方朔恢諧有本

子路與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以問子
路子路曰此名熒熒之鳥又一日二人浴於泗

水復見前鳥顏淵問子路曰此同同之鳥顏淵
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諸絲絹煮則為帛
染則為皂二名不亦宜乎漢武帝見上林一樹
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後數歲又問朔朔曰名
瞿所帝曰朔欺矣名與前異何也朔曰夫大為
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
為兒長為老昔為善哉今為瞿所何足恠乎荆
王時有獻不死之藥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遂奪而食王怒欲殺之士曰
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罪在謁者不在
臣也且容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見殺是死藥
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漢
武帝時亦有獻不死之酒者東方朔竊飲之帝
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以
上二事觀之朔之恢諧亦有所本也

千古之恨

魯郡有先聖手植柏樹自漢歷晉莫敢傷犯後
為江夏王義恭伐取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祇洹

寺為維摩詰鬚寺僧愛護二百餘年為安樂公
主闢草馳騎剪取并焚棄其餘姚鉉謫居連州
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建樓貯之官屬多
遣吏抄錄吏以為苦以鹽水喫之欲其速爛後
縱火焚樓天聖中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悉取漢
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甃甃有縣尉扣頭爭之繼
之以泣遵怒并劾去之鹽官縣安國寺有唐時
悟空大師手植雙檜如龍鳳形宋朱勛遣人取
以供進由海道行遇風濤舟檜皆沒南安府寶
界寺壁有東坡墨竹韓侂胄之党乃以函盛之
載以巨舟獻侂胄至錢唐江而溺唐玄宗東封
泰山命張許公摩崖為碑至明八百餘年為林
焯磨平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廣德大洞有
玉一方周正如几日照之內有詩四首相傳白
玉蟾所點化為州守借觀竊取以去金陵鳳凰
臺石為楚人達官舁歸至采石竟沉沒雖神物
成毀有數終為千古之恨金陵三怪石若非夢
作舉子求哀亦已燒為灰矣

千里駒

漢宗室辟疆子德少有智略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而曹操之於曹休杜有道妻之於傅咸劉淵之於劉曜符堅之於符朗宋武帝^帝之於張敷沈演之之於沈正王深之於王茂王暕之於王規明僧紹之於劉沓丘靈鞠之於丘仲北魏高祖之於李伯尚世祖之於李孝伯伯表翻之於弟躍高歡之於子潤崔孝芬之於崔昂濟陰王暉業之於元文遙杜瓚之於從子杲張嵩之之於從子虔威張東之之於李嵩武后之於鬱林公仁皆有千里駒之稱焉宋以下弗論也

八米

姚寬西溪叢語載盧思道輓詩獨得八首時人謂之八米盧郎蓋閩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今人多讀作八采不知姚說何據姑存之

嗜魚

隋將虞孝仁從煬帝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供庖膳宋丁謂從真宗東封亦用木匣養魚載以大車每擊鮮斫膾咄嗟立辦夫魚固人之所欲然至勞民傷財以狗口腸亦已過矣孝仁後以誣告被誅謂亦竟以奸謀遠竄奢肆之報非不幸也

蜥蜴

蜥蜴守宮蝮蜓蝎虎世皆混以為一即爾雅亦云然其實非也在壁曰蝮蜓常近人無毒尾擊之輒斷在地跳躍不止見童多狎之以其食蝎故名蝎虎以其出入宮室中故名守宮或以為血可塗宮人臂使無異志謂之守宮此一種也在草曰蜥蜴有毒甚於蛇又名蛇醫毛詩胡為虺蜴是也守宮多而蜥蜴少守宮親人而蜥蜴畏人俗言蜥蜴與龍為親家能致雨宋熙寧中求雨按古法用蜥蜴數十置水甕中數小兒持柳枝咒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以蠍虎代之入水既死

小兒更祝曰冤苦冤苦我是蠍虎似恁昏沉怎
得甘雨則二物之不同明矣

禍無小

周官以九兩繫邦國得民而牧長主吏之外師
儒朋友山林藪澤之豪皆與得民之列聖人之
防患深笑語曰禍無小害無大包胥一身足以
復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尉陀田橫孫策之輩
皆以得人心割據一方魏其武安招致賓客傾
動天下卓孔程鄭以富權侂人主東漢太學三
萬人肆行無忌天下有事則此數者皆足為驅
除之資故漢武帝徙富人以居茂陵徙豪傑於
三輔亦此意也淮南子曰人莫蹟於山而蹟於
垤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可不戒哉

虎曳烏析

鹽鉄論曰匈奴利則虎曳病則烏析此與烏合
瓦解語又奇

二尺四寸之律

今世言三尺法不知其始見史記杜周傳注云

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桓寬鹽鉄論有二尺四寸之律亦三尺法之意而語新

終古向藝

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商之將亡太史令向藝先歸於周

校讐

對書曰校讐校則然矣讐字何義劉向別錄云校書一人持本一人對讀若怨家然故曰讐

姚彪王修齡

魏沈玠舟行遇風絕糧旬日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彪命覆鹽百斛於江中謂使者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晉王修齡在東山貧乏陶範載米一船遺之却不受曰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夫人以急來告不與可也而故惡聲以辱之是為絕物不仁甚矣以禮來餽不受可也而故厲詞以詬之是為傲物無理甚矣二者皆非處世保身之道也

以三號

趙叔問為天官侍郎終日喜睡而厭賓客人呼
為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范覺民作相
美如冠玉早起裹頭飯後必覽鏡時謂三照相
公鄭畋年十九赴舉又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
入相時號三九相公而張子野之三影又不論
也

文海披沙卷之八終